

俄國名劇叢刊

少校夫人

斯華金斯基原著

芳信譯

世界書局印行

俄國名劇叢刊·第七冊·

斯華金斯基原著

芳信譯

少校夫人

五幕劇

世界書局刊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七月再版

俄國名
劇叢刊

少校夫人

實價國幣

外加運費匯費

著者

斯華金斯基

譯者

芳信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少校夫人

人物

馬克沁·賈委里洛維奇·特立可夫

一個退伍的陸軍少校，同時是一個有錢的地主；將

近五十歲。

格里哥利·比得羅維奇·瓦爾金

他的姪子；一個畫家。

塞基·蒂米特力維奇·斯勒德納夫

特力可夫的隣居。

安得里·費拉特羅維奇·卡里金

一個租借特立可夫的磨房的地主，三十歲。

巴莎·派芙洛孚娜 他的妻子。

阿芙杜克亞·伊萬諾芙娜 她的母親。

弗妮亞·伊格勒芙娜

卡里金家養大的一個年青的姑娘。

奇虹·斯特派羅維奇·劉巴雲

一個地方財政廳的職員。

安娜·柴哈羅芙娜

他的母親；一個稍有財產的貴婦。

阿希泊 特立可夫的用人，同特立可夫的年紀差不多。

伊凡·柯赫克秀尼亞 一個年青的長工。

普羅夫·伯鳩格里 一個老頭子，在卡里金家裏打雜。

佈景 離城不遠的猶德勒美的莊村，在特立可夫的地產上和他的磨房上。

第一幕

（佈景：卡里金家裏的一個房間。後邊和右邊各有一扇門。左邊有一扇窗。靠到右邊的牆，放着一張罩着紙花桌布的粗桌子。左邊有一張蓋着桌氈的箱子。左邊的角落裏放着一隻碗櫥，上面一層都是玻璃杯。在擱架上，可以看見杯盤。幾張普通的椅子。）

第一場

（阿芙杜狄亞·伊萬諾芙娜。）

阿芙杜狄亞（她手中拿着一隻瓦罐，從那裏面，她抓了雞食扔到窗外去。）咕，咕，咕！噓，死東

西！亞修特卡，把那隻雞給趕掉吧；重重地揍它，重重地揍它！那隻有雞冠的雞，它把

小雞都給嚇跑了，——哦，你！咕，咕，咕！啄呀，小東西，啄呀！……又來了嗎？

（她拿起一根小竹竿兒，向窗外揮動。）噓！不給你吃！噓！哦，那隻死雞！（她把瓦罐中存下

的雞食都拋出去）亞修特卡，瞧着吧，留神點兒，別讓那些母雞給逃跑了，還得把小雞數

一數。別讓鷓鴣把它們給抓去了。別張開着嘴站在那兒——趕快！（離開窗口）那小偷兒就在我跟前把一隻小雞給抓去了。

第二場

（阿芙杜狄亞和巴莎。）

巴莎 媽媽，我們的弗妮亞怎麼樣啦？

阿芙杜狄亞 噢，她做什麼呀？

巴莎 噢，這個。從前，只是爲了鬧着玩兒，她時常上少佐的家裏去，可是現在，她在那兒住上三天啦。她怎麼可以這樣呢？聽說她要做他的管家的一直耽下去呢。

阿芙杜狄亞 由她去得了。

巴莎 一個年紀輕輕的姑娘，住在一個繆夫的家裏，這成什麼體統呢？她會把自己給毀了。
阿芙杜狄亞 我告訴你說吧！巴莎，好好兒留心你自己！我的孩子，當心你自己，也得當心她！小心點兒，要不然，弗妮亞夠有苦頭給你吃哪！

巴莎 可是，安得里·費拉特羅維奇回到家裏來，知道她走了的時候，他會怎麼說呢？

阿芙杜狄亞 就是這一層呀。可是倘使他敢說什麼話，那我就對他說，我對他是怎樣想法的！叫他想一想他的媳婦兒，叫他覺得對不住他的媳婦兒——

巴沙 難道他不愛我嗎，媽媽？哦，他是那麼多情；他什麼話都告訴我——

阿芙杜狄亞 別嘮嘮叨叨吧！

巴沙 他也沒有欺騙我的理由……沒有人比我再愛他的了……再愛是不可能的了。上禮拜他臨走的時候，他抱着我說：「噯，巴沙，我要出門去十來天，我到地主那兒去辦穀子。

別難受，還得和和氣氣地，平平安安地打理家務。別跟弗妮亞吵嘴……」

阿芙杜狄亞 這情形壞透啦。

巴沙 「你得記住：她是一個孤兒，待慢孤兒是有罪的……」

阿芙杜狄亞 自然囉，他得提醒咱們哪！

巴沙 「你心裏別胡思亂想吧。我決不會拋棄你去愛別人的，乖乖。」於是乎他親親我，他親我的嘴唇跟我的眼睛。他是怎樣說話的呀，媽媽；他的話說得多好呀！他講愛情的時候，他的聲音是多麼動聽啊！他的眼光又是那麼明亮，又是那麼親切！後來，他脫掉帽子，劃了一個十字，把他的鬚曲的頭髮朝後面一捧……他的頭髮……就跟絲一樣，又會

發亮，又會變換顏色，真是妙透了。他就那麼走了。又魁梧，又結實……媽媽，看他走起路來，真是可愛極了。我遠遠地就聽得出他的脚步。他那匹黑馬在馬房裏等着他。那匹馬就跟它的主人一樣——他們湊成一幅圖畫！他拍拍它的頸子，坐上車去，對我揮一揮手，拉一拉韁繩，就在塵霧裏駕着馬走了。

阿芙杜狄亞 他駕着馬走了，可是他走得並不遠。在那穀倉背後，有一顆楊柳樹在那兒的磨坊傍邊，你知道嗎？你從這兒是見不着那顆樹的——

巴莎 怎麼樣？

阿芙杜狄亞 在那顆楊柳樹下面，安得里·費拉特羅維奇跟另外一個人去告別了。

巴莎 媽媽，你說什麼？可是老天爺呀——。幹嗎你對我說這樣的話？

阿芙杜狄亞 幹嗎我要說老實話？也許是爲了別叫你老是做傻子。在那顆楊柳樹下面，小弗妮亞正等着他。他抱住了她——就這麼着——他把她抱在懷裏，並且把她高高地——向空中一舉。

巴莎 哦，媽媽，不要說了。

阿芙杜狄亞 他從車子上一見着她的時候，他就好像給火燙了似地跳了下來，而弗妮亞就張

開了她的胳膊。弗妮亞是怎樣抱住他的啊，她是怎樣叫喊的啊！哎喲！他就是這樣表示他的忠實的！巴莎，他狡猾，他在告別的時候親你的嘴，他一面却在欺瞞着你。

巴莎 媽媽，够了！（哭）哦，這真叫我難受！哦，幹嗎他會有這樣的舉動？——幹嗎？——要是他不疼我，倒是罵我，甚至於揍我，我可是好受得多——那麼我早該知道我受了騙，受了侮辱——。可是傷心——。傷心是傷心；我的壽命會減短的，可是只要我跟他在一塊兒，我就什麼都不在乎……不過這樣口是心非——那才糟哪，媽媽，那才叫人心痛哪！

阿芙杜狄亞 別這麼吧，巴莎。不用哭。也不用流眼淚。在必要的時候再哭吧。看重你的眼淚，要不然，眼淚便會變得一點兒沒有價值。眼淚流得恰當的時候就是力量，流得不恰當的時候就沒用處，我的孩子，——尤其對於你的丈夫，這一層你得記住。你是挺老實的人；你的本性怎麼樣你就怎麼樣。你才是個出色的傻子哪。

巴莎 叫我怎麼辦呢？此外我沒有辦法。奸刁跟狡猾——這兩樣我都來不了！從奸刁跟狡猾裏面，你能夠得到什麼快活呢？你就不能暢暢快快地透一口氣。這就好像把你的靈魂劈成兩半兒似的。在你定要欺騙人家的時候，這不是挺難受的嗎？

阿芙杜狄亞 誰說這是好受的呢？我自己有了經驗，這一層我才知道，我的孩子。我是年輕過來的，我本來也想跟你一樣生活。我的靈魂好像一池澄清的湖水似的；你可以看見它的底。可是我很快地看穿了這是壓根兒不成的。巴莎，我要是那時候不知道，我要是不把自己性格的各方面都表示出來，而使用一下我的聰明的話，那我就不能跟你的爸爸一直過下去。這是你也瞧見的，孩子！至於弗妮亞到少校家裏去，這倒要謝謝老天爺哪！但願她不要回來。我現在生她的氣。我看她可恨得很。

巴莎 媽媽，以前你是多麼愛她的呀，我也——。這樣一來，她豈不是罪過嗎？

阿芙杜狄亞 一個沒出息的東西，一個下賤的棄兒！我要是不把她從樹林子裏給拾起來的話，那她早就死了。她渾身都凍僵了，給荆棘撕破了。我看見她的時候，她只有一口氣。可是，她現在變成了一個怎樣不終用的姑娘。我把她當作親生女兒似地撫養她；我對你們倆壓根兒就不分彼此。我爲她受到的煩惱說也說不盡，比爲你受到的煩惱可多着呢。她是這樣一個不懂羞恥的姑娘，真是一個賤貨！她動不動就出岔子。有什麼事情她不會碰到過呢？有一次她打鞦韆打到最高的時候，從上面摔下來了——倒栽葱似地摔下來！我差一點兒嚇壞了！我跑上前去瞧瞧，我的弗妮亞却縮成一堆地躺在那兒。噯，我

以爲：她一定完了！可是她醒轉來了，好像沒有事情似的。她摔在馬蹄底下，她掉到井裏，她連人帶雪撬一塊衝到冰塊下面，這個不終用的姑娘！她的膽子大極了——這是不用說的。她的乾老子給她迷住了。你呢，倘使有客人來的話，只會躲到基角上去，她可是會馬上跑出來，噫哩咕嚕地鬧得你頭痛！我罵她：「你真不要臉！我要用膏藥把你的嘴給貼起來！」她就這麼回答我：「我這張嘴不是那麼的，媽媽；膏藥就貼不上！」

（善良地微笑。）

第三場

（同上和弗妮亞。）

弗妮亞（興高彩烈地登場） 好呀！（老太婆背過身去）巴莎，好呀！

巴莎（不望她） 你好呀！

弗妮亞 幹嗎這麼冷冰冰的？難道你不喜歡看見我嗎？好，隨你的便吧。沒有你我覺得冷靜，所以我又回來了。（低聲向巴莎） 媽媽爲什麼生氣？

巴莎（假癡假呆地） 我不知道。

弗妮亞（發火而傲岸地）哦，對啦，問你是問不出什麼來的。

阿芙杜狄亞 問弗妮亞·伊格勒芙娜得啦。她所知道的消息可以供給全國哪。

弗妮亞 的確：可以。

阿芙杜狄亞 她弄到了「少校夫人」的頭銜已經夠了；她還要什麼呢？

弗妮亞 哈！哈！到底你說出這句話來了，是不是？謝謝。（她親阿芙杜狄亞的面頰，後者不甘願接受這樣的親熱。）媽媽，你罵我得了，扯我的頭髮得了，我低心下氣地親你的手。

已經是「少校夫人」了嗎？

阿芙杜狄亞 對啦，用不着得意洋洋地賴，把這樣的綽號在大夥兒跟前誇耀，誰都會用手指來指你，來羞辱你。你在那兒得到這個頭銜，你就應該就在那兒。

弗妮亞（皺緊眉頭望着那老太婆）就在那兒麼？我明——明白了。

阿芙杜狄亞 磨房師父就在磨房裏，鐵匠師父就在鐵鋪裏，各人就各人的地方，當然。

弗妮亞（堅決地，用挑戰的聲調說）我呢，我高興就在那兒就在那兒。安得里·費拉特羅維

奇回來了嗎？

巴莎（冷嘲地）安得里·費拉特羅維奇！

弗妮亞 怎麼啦！巴莎，難道你給蜜蜂刺了麼？

巴莎 你的行爲！

弗妮亞 我的行爲？我跟他有什麼行爲，使得你磨牙切齒，兩臉漲得通紅呢？喂，告訴我！
阿芙杜狄亞 夠啦！這種話是白說的。（向弗妮亞）巴莎並沒有對你說什麼；你自己開始說到行爲的；這是你該知道的，我們可用不着知道。

巴莎（大怒）偷來的帽子，跟小偷兒的腦袋不相稱。

弗妮亞 什麼？

阿芙杜狄亞 巴莎！

弗妮亞 噢，現在我完全明白了。

阿芙杜狄亞（慌張地）我對你說，這是挺傻的！

弗妮亞 哦，不，並不是這麼——。你們捉弄我不了。（望着巴莎）不用我，這兒的傻瓜已經足夠的了。原來這樣！說出了「少校夫人」——這是詭計，推托，用來作護身符的東西，其實呢，整個的毛病都出在安得里身上。哈！哈！哈！哈！幹嗎你們不這麼說呢？媽媽，幹嗎你要裝得這麼狡猾呢？我可以完全看透你。我一進來見到你的時候，我就馬上

明白你要攆我走，你決心要我離開這所屋子。你自己慫恿我這麼幹的，因為我在這兒是挺危險的，而且使得你痛苦起來。現在你說人人都指着我，而你爲了這一層要趕我走！你可以藉口對安得里這麼說；可是至於我們在一塊的「行爲」，像巴莎脫口說出的那麼，你不妨去對他說說看！我要親自告訴他！我非等到見着他決不離開這所屋子。

阿芙杜狄亞 够啦，誰在趕你走呀？

弗妮亞 喂，媽媽，你現在收不回這句話了！我要把這件事情弄弄清楚！要是我在少校那兒耽了三天，這是一點兒不妨事的。因為他生病我才上他那兒去，他起了牀，我就回到家裏來。少校跟我只有事務上的關係。要是我真的做了「少校夫人」，巴莎不用替我操心或是耽憂。我並不要什麼辯解或是保護！你出頭給她辯解，那你就錯了。你覺得安得里中意我，可是你不明白，我只是想保護你的巴莎。

巴莎 哦，弗妮亞，幹嗎你要想方法欺騙我們？難道你沒有在楊柳樹下跟他親嘴嗎？

弗妮亞 欺——騙？如果我想愛你丈夫的話，我幹嗎要欺騙你們？你這個想頭是打那兒來的呀？我可以踩死你，——我可以當你的面叫他親我的腳，他會親的，你可連哼也不敢哼一聲！欺——騙！像你這樣的人才用得着欺騙，我可用不着……我告訴你說，要是我願

意這樣，那麼這一番話就壓根兒沒有用處，你瞧着吧。欺騙！我在楊柳樹下跟他親嘴，也許因為他給你一點兒愛情的緣故；因為他聽我的話，我才跟他親嘴的。

巴莎 用這種條件買到丈夫的愛情是可恥的。

弗妮亞 那麼，好吧，你自個兒找去吧。我要看你這麼做！（從右首退場。）

第四場

阿芙杜狄亞 哦，巴莎，惹他冒火是沒有用的！當然，我是警告你一聲。我還是不對你說的好。我真是一個蠢東西，蠢東西！

巴莎 由她去冒火得了。媽媽，我才不對她下跪哪！她跟安得里高興怎麼樣，就怎麼樣得啦。讓他們笑我吧，要是這樣可以叫他們感到快活的話。我會走開，把我的悲哀藏在我自己的心裏。

阿芙杜狄亞 別發傻吧，巴莎。你的安得里沒有那麼聰明，你只要懂得怎麼幹，你就可以抓住他。不要再老實啦；聽我的勸。

巴莎 我怎麼辦得到？與其避免悲傷，我還是把悲傷擺在臉上的好。媽媽，就這樣吧。（從後

面的門退場。)

阿芙杜狄亞 哼！預先讓步，只是多招麻煩。弗妮亞這會兒在發脾氣，就近不了她的身。
 (向右首的門走去)我要跟她說話嗎？(走開)不，讓她的脾氣發過了再說。

第五場

(阿希泊；阿芙杜狄亞。)

阿希泊 (登場) 她在那兒？

阿芙杜狄亞 誰？

阿希泊 哼，就是你那個蠢貨。

阿芙杜狄亞 蠢貨？嘿，你的脾氣多大呀。你進來連一聲好也不問。

阿希泊 不用管，不用管！我說，她在那兒？

阿芙杜狄亞 可是誰呀？我不懂。

阿希泊 (用加重的語氣)少校夫人！此外還要誰呢？這會兒就用不着別人了。咱們大夥兒都變成無用的了，咱們都變成白癡了！沒有咱們的「少校夫人」，咱們就活不了！既不給，

也不拿，好像咱們就在瘋人院裏一樣，懂麼？還有一些人，他們的行動就跟癩頭癩腦的傻子似的。

阿芙杜狄亞 誰的行動就跟傻子似的，你的主人嗎？

阿希泊 真可恥，阿芙杜狄亞·伊萬諾芙娜，真可恥！什麼事情都得我們自己決定，壓根兒就不分上下。這一層你就會明白。要是有人問我，瑪克沁·賈委里洛維奇在晚年的時候有什麼事情，那怎麼辦？癩，霍密乞，說吧；說說明白吧！我說什麼呢？好朋友，他渾身發癢。呸！

阿芙杜狄亞 阿希泊·霍密乞，怎麼樣的癢法？這是什麼意思？

阿希泊 癩，就是這種癢法；這個人起坐不安；他在什麼地方也躺不了，他不吃，也不喝；在晚上只癢得他翻來覆去，就跟發瘋一樣。要是弗妮亞在他身邊，那就沒有什麼；要是她一背過身去的話，他就要問：「阿希泊！弗妮亞在那兒呀？」「阿希泊，弗妮亞到那兒去了呀？」咄！他生病了，在牀上躺了三天。爲什麼？你以爲他真生病嗎？老天爺，不是的！這都是那個癢在作怪！——他們吵了一次嘴，——他就忽發奇想地要親她的嘴。

阿芙杜狄亞 真的這樣嗎？

阿希泊 你想還會有什麼？這麼一來，她大罵了他一頓。

阿芙杜狄亞 弗妮亞？

阿希泊 對啦，真的！他紅着臉孔向我跳過來，紅得好像剛從澡堂子裏出來一樣。我就問

他：「老爺，您做什麼呀？」吓！

阿芙杜狄亞 嗨，這算什麼行爲。弗妮亞來了。（從後門退場。）

第六場

（弗妮亞，阿希泊。）

弗妮亞 什麼事？

阿希泊 瑪克沁·賈委里洛維奇打發我來的。

弗妮亞 爲什麼？

阿希泊 我不知道，——要你去。你沒有把他罵夠，——他還要挨罵呢。

弗妮亞 一點兒不錯。還不夠。那麼你去對你的瑪克沁·賈委里洛維奇說——

阿希泊 噓！

弗妮亞 我以為他是一個有錢的人。那知道他住在一所骯髒的屋子裏，吃的東西天知道是什麼，什麼東西都亂七八糟——

阿希泊 吓！

弗妮亞 你怎麼啦？

阿希泊 就是你說的亂七八糟。還有什麼呢？

弗妮亞 有的事情還多着呢。他孤單單的一個人。我想，幹嗎我不應當幫這個老頭兒的忙呢？我可憐他。於是乎我就把你們整幢房子收拾得乾乾淨淨，可是他腦袋裏起了一個怪念頭——

阿希泊 可是，他打發我來找你。你聽着。在一千八百四十九年，瑪克沁·賈委里洛維奇跟我出征匈牙利。打過一次大仗。呃，一個黑臉的傢伙在同一個地方接連把他刺了幾刀。

（指着他的肩胛上面）呃，我把瑪克沁·賈委里洛維奇背着走了，要不然，他的骨頭就要留在那兒。他得到了聖·安娜獎章，他的胸面前給掛上了綬帶。

弗妮亞 可是，這有什麼呢？

阿希泊 這個，——在那個時候兒，我們身邊沒有一個女人，我們使勁兒收拾屋子，一直到現在，謝謝老天爺，我們還活着，而且結實。等到有灰塵的時候兒，我們就動手打掃，等到亂七八糟的時候兒，我們就開始把東西打理得有條有理。不過是這麼罷了。好，請你去吧，因為瑪克沁·賈委里洛維奇叫我來接你。

弗妮亞 哦，滾出去！

阿希泊 (倉皇失措地) 你說滾出去，這是什麼意思？

弗妮亞 我意思叫你滾開！走！

阿希泊 我怎麼對他說呢？弗妮亞·伊格勒芙娜——難道你不——

弗妮亞 難道要我叫傭人們把你給拖走嗎？你給我滾。

阿希泊 (退到門邊) 哼，真是一個女司令！可是你聽我說——

弗妮亞 滾！

阿希泊 吓！(很快地走出門去。)

第七場

（弗妮亞和阿芙杜狄亞·伊萬諾芙娜。）

弗妮亞 再來玩兒，還替我問候問候他！

阿芙杜狄亞（登場） 你真的把霍密乞給趕走了嗎？

弗妮亞 趕走了。

阿芙杜狄亞 他是來找你的嗎？

弗妮亞 他是來找我的。

阿芙杜狄亞 他跟少校兩個人都瘋了。

弗妮亞 媽媽，你不用繞圈兒了。我是「少校夫人」——我得上少校那兒去。

阿芙杜狄亞 哦，着呀！弗妮亞，幹嗎你不早這麼說呢？

弗妮亞 媽媽，我說，你不用繞圈兒了。說過的話是收不回的，我要上少校那兒去……可不
是因爲你跟巴莎要我去我纔去。把一隻醜小鴨踢開，趕走，這是容易的；我會變做你的
眼中釘。倒不是爲了這個緣故，——可是，媽媽，我記得所有你的煩惱，所有你的愛
護，還記得你把我這個棄兒收留下來，對待我像你的親生女兒一樣……

阿芙杜狄亞（走過去撫摸她） 哦，我的小弗妮亞，我的好孩子，難道你不知道我疼你嗎？

弗妮亞（轉開身去）不，別這麼說，現在別這麼說。我什麼都記得，剛才在這兒的那回事情。我也忘不了。你聽着。爲了你一向對我的親切，所以我才走的。我怎麼樣安排事情，你不用管。我可不像從前那麼把安得里趕走；我要羞辱他，還要在他面前稱讚巴莎。以後你也得這麼幹。你就把我這些話，去對巴莎·派芙洛孚娜說吧。（她向後邊的門走去，剛和特立可夫相遇）

第八場

（弗妮亞，阿芙杜狄亞·伊萬諾芙娜和特立可夫。）

弗妮亞 你幹嗎到這兒來？

特立可夫 我嗎？（周圍望望）阿芙杜狄亞·伊萬諾芙娜，你好呀！

阿芙杜狄亞（鞠躬）先生，你好！

特立可夫（對弗妮亞）我嗎？

弗妮亞 對啦，你。

特立可夫 我打發阿希泊來——

弗妮亞 對啦，阿希泊聽了我一番話走的，你也可以走了。（向窗外望）媽媽，普羅夫在走廊裏等着你哪。

阿芙杜狄亞 我去啦，孩子呀，我去啦！（退場）

弗妮亞 怎麼樣？

特立可夫 弗妮亞，我來找你。

弗妮亞 找我？你的頭腦是不是清醒？親嘴的先生，哈！哈！哈！

特立可夫 你又要提起這件事情？

弗妮亞 自然。你這個念頭到底是從那兒來的？也許你記得從前，愛情是照老爺們的意思，就可以強迫得到的？人家講起你好些有趣的故事，哈！哈！難道我慫恿過你嗎？

特立可夫 讓我說，弗妮亞——

弗妮亞 要不然，也許你以為你能够迷住我？

特立可夫 够了，够了……你知道這是……幹嗎你要再三提起這件事情？嚶，將來……不會有……我不會……你是挺親切的，幹嗎你要罵我？

弗妮亞 親切？

特立可夫 親切，對啦。

弗妮亞 怎麼樣，怎麼樣！難道會親切得使你以為有權利來玩弄我嗎？

特立可夫 哦，請你憐憫我一下吧——。幹嗎我會上這兒來，要是我——。沒有你我就活不了，我活不了，準這麼樣。要是你不在那兒的話，那什麼事情都不成——我什麼都瞧不上眼。哦，說有什麼用呢？（坐下。）

弗妮亞 （戲弄地摸他的頭）可憐的好人！他不能呀！

特立可夫 （抓住她的手）寶貝兒！

弗妮亞 又來啦！（脫開身來）可憐的好人！原來，不論你朝那一方面看，弗妮亞總是瞅着你的，對不對？你把眼睛閉起來，可是你又瞧見她。你去睡覺，弗妮亞又嬌，又溫存，還又多情……你甚至聞到她的呼吸，嗯？

特立可夫 哦，別這麼吧，請你別這麼吧！

弗妮亞 哈，哈，哈！很好！你醒了——瞧！你那條老狗躺在你的腳跟前，你的煙斗也擱在近邊，你那年老的祖母在畫框裏朝下望着你，她的臉孔全是縐紋，就跟一隻烤過了的蘋果似的……完了。這就是你的弗妮亞！

特立可夫 聽着，弗妮亞。我孤單極了。跟我一塊兒去吧，我所有的東西都是你的。

弗妮亞（豎起眉毛來）吓！許願！

特立可夫 不是許願；什麼都準備好了。我不是一個窮光蛋——把財產留給自己所愛的人是挺愉快的……喂，弗妮亞，你要做我一切財產的主婦和佔有者——

弗妮亞 我要做怎麼樣一種主婦呢？難道我是你的親戚嗎？做一家的主婦就等於做——太太。可是誰會嫁給你？哦，你看起來才是一個小白臉哪——漂亮着呢！

特立可夫 只要她愛她丈夫的時候，做太太——做太太也不錯呀。

弗妮亞（正經地）要是她嫁給他的話，那她才會愛他呀。（惡作劇地望他）哈，哈，哈！

特立可夫 什麼事你都覺得可笑！

弗妮亞 自然！我忽然在我跟前看見這麼一個丈夫。他挺溫存……月亮上昇起來（撫摸他的禿頂）這個禿頂就會發亮；天亮起來，這位新郎官的臉上一紅，她就能數她丈夫臉上的縐紋，哈，哈，哈！（堅決地）好吧，馬克沁·賈委里洛維奇，站起來，咱們就走吧。

特立可夫 同我嗎？

弗妮亞 你瞧，我憐——憫——你！就這樣吧！

特立可夫 寶貝，咱們去吧！哦，你使我多快樂呀！

弗妮亞 慢着，慢着！咱們要這樣走——（很快地把她的頭巾縛住他的頭）就這樣！你可不敢碰

它——不，不！

特立可夫 多滑稽呀！（把頭巾扯掉。）

弗妮亞（轉身走開；冷冷地）去吧。

特立可夫 你呢？

弗妮亞 我不去。

特立可夫 什麼？你剛才不是說你願意去的嗎？

弗妮亞 這回兒我可不願意了。走開。

特立可夫 算了吧，弗妮亞！

弗妮亞 我不去！

特立可夫 哦，多别扭！這是不對的——先頭你說「我願意去」，忽然一來——

弗妮亞 我去做你的女看護嗎？——那前途才有希望哪！我要你做一點兒小事討一討我的喜
歡的時候，你會覺得難做嗎？

特立可夫 可是你想想，弗妮亞。這只是一個怪念頭，總之，這是可笑的。

弗妮亞 假如你覺得這是可笑的，那你可以離開這所屋子。

特立可夫 就爲了一條不相干的頭巾的緣故……淘氣。（向周圍看）好吧——（把頭巾給她）萬一

你硬要給我戴上的話——那麼，就給我戴上吧！

弗妮亞 這回兒你自己戴上去得了。

特里可夫 哦，你這個人！我自己！這倒是挺好看的了！我自己！（向周圍看）怪蠢的！（手裏

拿着頭巾，遲疑不決。）你想出的花樣兒真新鮮！好吧！（他戴上頭巾，弗妮亞大笑。）

阿芙杜狄亞（從後邊的門登場，把雙手合在一邊）好傢伙！

弗妮亞 瞧，媽；這不是少校；這是一個老太婆，哈，哈！（把頭巾從他的頭上扯去）就爲了這

一層，我要跟他一塊兒走。（挽起他的手臂）

阿芙杜狄亞 弗妮亞，你上那兒去？

弗妮亞 再會——別恨我吧；瑪克沁·賈委里洛維奇跟我誠心誠意地請你去瞧瞧我們。不用

請安得里·費拉特羅維奇，他也會去看我們。（同少校從後邊的門退場。）

第九場

(阿芙杜狄亞·伊萬諾芙娜，巴莎·派芙洛孚娜和伊凡·柯赫克秀尼亞。)

阿芙杜狄亞 唔，這是一個姑娘！這算是她把事情看得很正經。

巴莎 (登場) 少校在這兒嗎？

阿芙杜狄亞 真的，他剛才在這兒。弗妮亞把他打扮得像一個老太婆似的。他們一塊兒走了。她請我們去吃搬場酒。

巴莎 媽媽，她真的要就在那兒和少校同居嗎？

阿芙杜狄亞 她老要做些叫人意料不到的事情，她把瑪克沁·賈委里洛維奇搓得圓，捏得扁。

伊凡 (登場) 老闆回來了

阿芙杜狄亞 真的嗎？

巴莎 你看見他嗎？他從那兒來？

伊凡 準是從維諾格洛勃那兒來；我看見他剛從狄也甫金樹林裏駕着車子出來。

巴莎 (興奮地) 他來了——媽媽！

阿芙杜狄亞 (趕緊從食器櫥拿出茶碟來) 用不着慌張。(向柯赫克秀尼亞) 茶炊——茶，預備好了

沒有？拿到這兒來，伊凡，快點兒！（柯赫克秀尼亞退場）巴莎，你快把乳酪拿來。

巴莎 乳酪嗎？這就去——不，媽媽，我還是跑去接他。你自己可以去——

阿芙杜狄亞 等一等；真的麼？你上那兒去？他還在一里路以外呢。

伊凡（端着茶炊）還要遠哪。

巴莎 他走得快麼？

伊凡 他得差不多要摔下來了。

巴莎 不，我要跑去。我要到磨坊旁邊去接他。（向門衝去。）

阿芙杜狄亞 你得記住，巴莎，磨坊旁邊有一株楊柳樹。（巴莎慢慢地把她打開的門關上，然後

輕輕地轉身走開。）伊凡，把鑰匙拿去。（交鑰匙給他）乳酪在地窖裏的黃瓶裏；把它拿到這

兒來。（柯赫克秀尼亞退場）你幹什麼發楞？呃，跑去接他，抱住他的頸子呀。你爲什麼要

這樣呢？當你跟他親嘴的時候，他的眼光只朝傍邊射，想看看弗妮亞是不是像上次那麼

又在柳樹下面等着他。

巴莎 媽媽，你的法子倒底好呀，還是壞呀？我弄到了莫明其妙的地步。我一聽到他來的時候，我就什麼都忘了。我什麼都忘了，我的心只是撲通撲通地跳，他就好像站在我跟前

似的，你却用一句話把什麼都毀了。這真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法嗎？他會看出我見到他是怎樣喜歡的，我是怎樣等待他的，要是他對我的接他不感到快活的話，他還會覺得慚愧。他是親切的人，我的撫愛又熱烈又好；這樣的撫愛是會打動他的心的。可是你，你刺傷我的心，（從窗裏望到她的丈夫，她的眼睛發亮，她吃了一驚。）他在那兒！他駕着車子到園子裏來了！安得里沙！（從後邊的門跑出去接他。）

阿芙杜狄亞 她簡直像飛也似地跑了！（憂鬱地向窗外凝視。柯赫克秀尼亞端着乳酪登場然後走開）
哦，她繞住他的頸子！（轉過身去）哦，這傻瓜頭！

第十場

（阿芙杜狄亞·伊萬諾芙娜，安得里·卡里金和巴莎。）

卡里金 我走了以後，你們的情形怎麼樣？媽媽，您好！（給她一包東西）這是從城裏帶來給您的，你也一包，巴莎。（把一包東西給他的妻子。他把第三包東西拿在手裏，向周圍看，悄悄地把它放在桌上。）

巴莎（和安得里親嘴）謝謝你，親愛的，你沒有忘記我。

阿芙杜狄亞 你也沒有忘記我。多謝你，你吃飯呢，還是喝茶？

卡里金（坐下來）不，拿茶來吧。飯我吃過了。（又向周圍看。他的妻子很快地倒茶給他）噯，什麼事情都好嗎？

阿芙杜狄亞 謝謝老天爺，什麼都好。

卡里金 磨坊呢？

巴莎 下過雨。水漲了；所有的輪子都在動着呢。許多的牲口都來了。

卡里金（喝着放過糖和牛乳的茶）噢，什麼事都順利得很。我只吃了一點兒飯——不相干。他們在銀行把錢付了給我。我花便宜的價錢買進了麥子，只合到八盧布半——甚至於還不到；我跟巴蘭狄臬姆講妥了七盧布半，你知道他的女人是挺愛時髦的；她什麼都不做，只知道要錢——老是添置新衣服，拿銀行裏的支票付賬——這樣的事情並不使他擔心！他們會把田產賣掉，這是再靠得住也沒有的了——他們準會賣光的，像此外許多貴族一樣。克里伏格佐夫在城裏注意着他們的田產，並不是白注意的。他把這田產的大部分弄到了手。噯，巴莎，再給我倒一杯吧。對啦，我到過塞基·蒂米特力維奇那兒。他是我們少校的朋友。（又向周圍望望。沉默，皺眉。）

阿芙杜狄亞 你從斯勒德納夫那兒也買了麥子嗎？

卡里金（生氣地）麥子——他有什麼麥子？他的地是光光的，他的牲口是瘦癯癯的。斯勒德納夫差不多要完了。他賣樹林的錢全化光了，又賣掉了一大半地，這回兒剩下來的也快完了。少校是不能跟他比的。我多少次坐車子去看他！願意出挺高的價錢買他那所磨坊——可是他老不答應，死抓住不肯脫手，見他的鬼！（向周圍望）可是弗妮亞在那兒？你幹嗎不回答呀？

阿芙杜狄亞（爲了什麼理由轉身對住食器櫃）她到少校那兒去了。

卡里金 到少校那兒去了？你怎麼說，她走了？

阿芙杜狄亞 她一輩子住到——那兒去了。

卡里金 噢！（起身，用炯炯的目光望着他的妻子和岳母。）你們把她打發走的嗎？

阿芙杜狄亞 她又不是是一個小孩兒，她自己有的是主意。

卡里金（憤怒地拍着桌子）你們把她打發走的，我對你們說吧！（沉默）我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事。老太婆的閑言閑語呀，造謠生事呀，吵吵鬧鬧呀——此外那有好事呢！（對他的妻子）當我駕着車子走的時候兒，難道我沒有說在我走了以後不要吵嘴嗎？難道我沒有叮

囑過什麼事情都得打理得光光滑滑，平平安安嗎？現在怎麼樣？

巴莎（懼怯地）我們沒有吵過嘴——她自己——

卡里金 你撒謊！你快去——你馬上去把她接回家來。去！

巴莎 安得里，看老天爺的面，別叫我去！叫傍人去！

卡里金（抓住她的手臂，把她拖到門邊）不，你去！馬上去！去！

阿芙杜狄亞 巴莎，去吧！讓人家說丈夫叫自己的妻子去替他接妍頭好了。

卡里金（對老太婆）少開口！哦，原來你——！（巴莎哭泣）好！（向窗外叫喊）伊凡，到這兒

來。（沉重地走着）很——好！

阿芙杜狄亞 再好也沒有了！

巴莎（跑近她的母親）媽媽，別說了！你幹什麼要……？

阿芙杜狄亞（轉過身去）這回兒該你哭哭啼啼的了！

第十一場

（同上和伊凡·柯赫克秀尼亞。）

卡里金 伊凡！立刻到少校那兒去，到弗妮亞·伊格勒芙娜那兒去。對她說安得里·費拉特羅維奇已經回來了，並且他命令她回家。用命令——這兩個字。要是她拒絕的話，就把她拖到這兒來。不把她帶回家，你就不用回來。

伊凡 是的，老闆。

卡里金 你說，我不許她敗壞我的門風，也不願她自己丟臉，因為她是我家裏的人，並不是天曉得從什麼地方來的。

阿芙杜狄亞 噢，安得里，原來使你難受的就是這件事情嗎？

卡里金 什麼？

巴莎 媽媽，看老天爺的面，不要響！

卡里金（對伊凡）去！完全照我的話辦。你說她要是不回來的話，那我就要把少校的屋給拆掉。對她這麼說。要是我親自去找她回來的話，那我就要把少校重重地給揍一頓。這回兒多快活呀！（伊凡退場）至於你們這兩個女人，你們捉弄我，我簡直恨透了！

阿芙杜狄亞 我們那有什麼錯處，要說有的話，那就是你欺騙了我們。

卡里金 哦，你們這兩個搗蛋鬼，你們這兩個陰謀家！你們把這姑娘逼得去幹無廉苟恥的勾

當——願你們——！（對他的妻子）你看到什麼不端的行爲，使得你吃起她的醋來？說呀！（對老太婆）我的姘頭！什麼姘頭！你有什麼把柄？拿出證據來！可是我要把嚼舌頭的人的嘴巴給封起來，讓她嚼一嚼自己的舌頭！你知道嗎？

阿芙杜狄亞 安得里，你要是願意的話，你去出醜好了。我請你揍我，揍你的老婆，把我們倆揍一頓吧。把少校也揍一頓吧。你要是想揍的話，那麼你就揍吧，好讓左隣右舍聽見，大家東講西說起來……他們會這樣問：幹什麼呀？安得里·費拉特羅維奇幹嗎這樣掛火兒？哦，爲了這個緣故；他的老婆像傻子似地愛他；弗妮亞因爲聰明，不愛他，因此就到少校那兒去了。還有什麼更好的理由呢？

卡里金 老太婆，你胡說！難道不是你把她趕走的嗎？

阿芙杜狄亞 什麼，安得里·費拉特羅維奇！誰把她趕走的？就是你在家的時候，她從前不是也到少校那兒去的嗎？你發脾氣發昏了，你就不肯用冷靜的頭腦看事情！況且這件事情又這麼簡單！相信我也好，不相信我也好，都聽你的便；她一心只想做了少校夫人便來做你的保護人！少校顛三倒四地愛上了她，也許她會使少校娶她，很快地娶她。至於你，另外一個女人的丈夫，她要你有什麼用呢？

卡里金 好，好，好！你有話要說你就說吧，可是不用瞎說！對他的妻子（巴莎，弗妮亞是）她自己心甘情願到少校那兒去的嗎？老實對我說，要不然，我就……

巴莎 她跟少校祕密地住了三天……我正在跟媽媽說起的時候……她就回來了，她要等你……

卡里金 怎麼樣？

阿芙杜狄亞（傍白）瞧着吧，這件事情的底細他都會知道。（對安得里）少校先打發一個人要她去，後來少校親自來了……

卡里金 親自……對啦……以後呢……

阿芙杜狄亞 他們一塊兒走的——就這麼樣。

卡里金 可是幹嗎你們不留住她？幹嗎你們讓她走？

阿芙杜狄亞 現在你倒來怪我們不是了。哦，天呀！你自己能夠留住她嗎？哼，我就說你不能！難道你不知道弗妮亞打定了主意要幹什麼的時候，她是怎麼樣的嗎？你要是不知道，那才怪啦。（伊凡膽怯地在門邊出現。）

卡里金（向伊凡）你？一個人嗎？好吧，進來！

伊凡（登場）老闆，對她就沒有辦法好想。你所命令的話，我都對她說了，可是她只是破口

大笑——

卡里金 哦，媽的！我叫你把她給硬拖回來。

伊凡 我正待要……我抓住她，那就是說，……可是她打了我一個巴掌，（把臉孔給他看）脫

開身子就逃走了；我離開的時候，她站在陽台上，對我這麼嚷着說，「去對安得里·費

拉特羅維奇說——」

卡里金 那麼，說什麼呢？

伊凡 哦，我不敢說！

卡里金 說，要不然，我就——

伊凡 告訴他說他——

卡里金 他什麼？

伊凡 哼，還有什麼呢，他煩得我要死！

（生動的畫面：卡里金轉過身去，憂鬱地從他的眉額下閃視。巴莎膽怯地望住他的臉孔。老太婆背轉身去，吃吃地笑着。伊凡臉上露出狡猾的表情，搔他的後腦袋。）

——幕——

第二幕

(佈景：特立可夫家裏的一個房間，裏面擺着樸素而整潔的傢具。三扇門，左右各一扇，後邊一扇。)

第一場

(劉巴雲。)

劉巴雲 (幕啓時登場，膽怯地向四周閃視，把他的軍帽在手指中間轉弄。) 呃！現在他們都坐在財政廳的辦公室裏，只有我……以前到鎮上去的那一里路，我只消花一刻鐘的工夫就走到了，並且跟住在鎮上的那些人見面。可是現在呢！……財政廳長伊凡·派夫里奇到局裏去的時候……他會這樣問：劉巴雲在那兒呀？呃！劉巴雲在這兒，他就在這兒！這兒是什麼屁財政局！我這一向老是對着收支簿坐着，扔開工夫不做，只做想念弗妮亞·伊格勒芙娜的詩。會計師會看見這些詩的。他準會說……這是什麼？你在這兒寫着的弗妮亞

是誰？笑話，坍台！這回兒他們都叫我做弗妮亞了。我不能在他們旁邊走過……媽媽預備給我結婚……她說，我給你娶了親的時候，你就再也不會胡思亂想地想弗妮亞·伊格勒芙娜了！……可是，我誰也不要娶。幹嗎她……（少校進來時，他倉皇地朝後退。）

第二場

（劉巴雲，特立可夫，然後弗妮亞。）

特立可夫 是你麼？你爲什麼不去辦公？今天是什麼日子？放假麼？幹嗎你要浪費時間？

劉巴雲 我……我身體不舒服。

（弗妮亞登場，劉巴雲沒有看到她。）

特立可夫 身體不舒服？你能够跑到這兒來，你的身體不是挺舒服嗎？到你的財政廳去；給我快去吧！

弗妮亞 讓他去！喂，奇虹，我們去採一點兒覆盆子吧。那邊桌上有籃子（指右邊的門）把它

拿來。（劉巴雲跑去拿籃子。）

特立可夫（惱怒地）真是够傻的了，弗妮亞！（他用腳跟轉着，從左邊的門出去。弗妮亞用冷嘲的

眼光望住他。）

劉巴雲（手中拿着籃子登場，垂下眼睛把籃子給弗妮亞。）準要我去麼？瑪克沁·賈委里洛維奇曾

對媽媽說的。

弗妮亞 你不願意跟我一塊兒去採覆盆子麼？

劉巴雲 哦，老天爺。弗妮亞·伊格勒芙娜，要是跟你一塊去的話，不僅是採覆盆子，就是

無論做什麼，到什麼地方去，我都幹。

弗妮亞 可是幹嗎你不想去辦公呢？（扯他的耳朵）好，扯你的耳朵！

劉巴雲（抓住她的手狂吻）哦，這對我多有意思呀！我……我要發瘋了！

特立可夫（登場）哼！（劉巴雲倉皇失措，不知道朝那邊看。）——照你是我的妻子而論，弗妮

亞·伊格勒芙娜，你的行為是不成的。我真得要說，這是不成的。這一層你得放明白。

要是我和你結過婚的話，至少在我，……這……這……並不是開玩笑。

弗妮亞（向她的丈夫看了一眼，把手獻給劉巴雲。）我准許你，親親這隻手。（劉巴雲喪失勇氣）

嗨，真是一個小把戲！親呀！（劉巴雲倉皇而窘促，親她的手。）

特立可夫（他轉身就走，用沉重的脚步從左邊的門退場。）

弗妮亞 哈，哈，哈！

劉巴雲 (呼吸沉重) 不，我還是走的好……

弗妮亞 我要你到那兒就到那兒。(叫) 瑪克沁·賈委里洛維奇！(門背後發出一聲含有意義的咳

嗽) 喂，既然我叫你，你就進來呀！

特立可夫 (煩擾而激動地進來) 太太，怎麼樣？

弗妮亞 爲了要離開得你遠一點兒，我要跟奇虹·斯特派羅維奇到花園裏去，到矮樹叢裏去。

特立可夫 喳！

弗妮亞 咱們要手挽着手去走一個痛快。到小河對過去。奇虹要抱住我走過那條河。

特立可夫 喳！

弗妮亞 咱們要去一回兒。你跟阿希泊到花園裏去替我們採一點兒覆盆子吧。

特立可夫 一點兒覆盆子！

第三場

(同上，阿希泊從門外向裏面窺探。)

弗妮亞 我要帶一點兒香菌來酬謝你。(特立可夫用力把籃子擲在地上。)

阿希泊 (旁白) 這一回他才對了！

弗妮亞 (對劉巴雲，他跑去要把籃子拾起來) 不許動！瑪克沁·賈委里洛維奇會把籃子拾起來，

瑪克沁·賈委里洛維奇，把它拾起來！

特立可夫 我……我……我不是一個支那人，——請你注意注意吧！

弗妮亞 把它拾起來！

特立可夫 拾起來倒是容易的，可是我……多傻呀，多蠢呀！

弗妮亞 既然容易，就把它拾起來呀。

特立可夫 (很快地把籃子拾起來。沉重地行走，放在桌上。) 啞！(由左邊門退場。)

阿希泊 (登場) 噓！

弗妮亞 (用懶洋洋而冷冷的眼光望望阿希泊和劉巴雲) 好，我的小毛頭現在回到你的財政局去

吧。

劉巴雲 可是我還以為我們要到矮樹叢裏去呢……

弗妮亞 哦，我討厭你了。（從右邊下。）

阿希泊（突然向劉巴雲撲去）同你到警察局去，吃白飯，喝白水，這是多麼配你的胃口啊！他
要到矮樹叢裏去麼？舐着他的嘴唇！哦，真是一個女人的奴才！在咱們那個時候，像你
這樣的傢伙，咱們老把他們給縛在沒有脚的桌子上。

劉巴雲（後退）算了吧！

阿希泊（前進）那麼對啦！這兒壓根兒沒有你的事！快辦公去，你這流氓！慢着！我看見你
母親的時候，我要把你的事情都告訴她！（劉巴雲失望地揮動他的帽子，離開。）他老是上這
兒來呢！（看到少校在門內）現在才像樣兒了，香茵！

第四場

（阿希泊，特立可夫（銜着烟斗走過阿希泊身邊，不向他看，坐下。（然後弗妮亞登場。）

阿希泊（沉默了一回兒，陰沉地凝視着少校）噯，瑪克沁·賈委里洛維奇……（走近他）現在你到
了做香茵的地步了，是不是？

特立可夫 滾出去！

阿希泊 噫，當然囉！你結過婚了……你不結婚你是安靜不了的！這一癢就把你癢得不可收拾了！咱們都完蛋了！現在咱們掉到做香菌的地步了！（特立可夫向他揮拳）唉，從前的時候！（霎眼咂舌）以前咱們把這些女人看得一個子兒不值——乖乖，好像伙！亂弔膀子就好像是霎一霎眼睛，捋一捋鬚髭似的——你真怪不要臉！在一八四九年遠征匈牙利的時候，瑪克沁·賈委里洛維奇，你記得咱們怎樣四處弔膀子，怎樣用被單結起來，把一個女人從二層樓的窗口裏吊下去嗎？那女子的丈夫意外地來了……你就說：阿希泊，無論如何，救一救她吧！（親熱地從少校的肩後看）現在想一想阿希泊把被單吊下去！（格格地笑）現在再弔膀子去吧！

特立可夫 嚶，我們是有過一點兒經歷的，我的朋友，這是實在的。

阿希泊 一點兒經歷！我也該這麼說！

弗妮亞 （登場，藏在幕後，站在門內，沒有被看到。）

阿希泊 （轉身向少校）聽着，老爺，你太放任弗妮亞了……你的確太放任她了！現在她竟敢

把你叫做香——

弗妮亞 什麼？（特立可夫和阿希泊倉皇失措地分開。向阿希泊。）軍師先生，心腹朋友，太放任的

是你。

阿希泊 咱們只是……彼此之間……

特立可夫 聽他胡說，弗妮亞！（坐下來，把臉孔藏在一張報紙後面。）

弗妮亞 但是幹嗎想從阿希泊那兒聽到聰明話呢？

阿希泊 （恢復過來）噓！

弗妮亞 （輕蔑地望着他）你這老東西！（阿希泊斜望着她向門邊走去。對少校。）你爲什麼把自己藏

起來；你的良心不是明明白白感到不安嗎？

阿希泊 （在門內，恨透了弗妮亞，旁白）哦，你瞧着吧！（退場。）

特立可夫 ……哦，沒有什麼……我還沒有看過報紙……新聞……

弗妮亞 ……新聞，真是！（由後邊退。）

特立可夫 （放下報紙，呼吸沉重）阿希泊真是一個傻瓜！他每次總是把事情弄得好像他故意這

麼幹似的。不，我完全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不論我做什麼事，總不稱她的心。我吃不下

……我甚至越弄越瘦了……我總好像要動一動……我坐不住……我受不了！弗妮亞好像

要從我這兒逃走，我追着她，追着她。（向門那邊張望）現在誰來了？（用報紙把自己遮起

來。）

第五場

（特立可夫和斯勒德納夫。）

斯勒德納夫 瑪克沁·賈委里洛維奇，老兄，你好呀！

特立可夫 噢，塞基·蒂米特力維奇！你好呀！

斯勒德納夫 老兄，我好像打攪了你似的。

特立可夫 哦，我正在看報。報看得人真不想要再看了。這兒你看到財政廳被劫呀，那兒又是一家銀行倒閉呀。要不然，就是某人給謀殺了呀……（聳一聳肩。）

斯勒德納夫 唉，我不是對你這麼說過，——對你說過的麼？（起勁起來了）唉，瑪克沁·賈委里洛維奇，你記得那神奇的時代，一開始的時候……你記得像那詩人說的那麼，那粗大的鎖鍊給擊斷了，拿一頭打貴族，拿另一頭打農奴麼？

特立可夫 又來彈這老調兒了！當然，當然，這個我統統知道。

斯勒德納夫 哦，真是神奇的時代！那時候我也出盡了全力，把我自己整個兒犧牲。我舉辦

改良……我留心事務……你記得我做裁判人麼？我把利息收權又把它們分派……哦，老兄，那時候人家知道，那些人是世界上空前的好人——這樣的人！真是一羣朋友，一羣先知，一支火炬……老兄，真是一支火炬！

特立可夫 他們做了許多爲非作歹的事情……尤其是你，當你作調解人，慷他人之慨的時候。謝謝你吧！老兄，爲了我那地主的執照，我是決不原諒你的。

斯勒德納夫 好，你瞧！你瞧！你們都是這樣的。對於這所有的熱誠，——對於道德的鼓吹，你們都是這樣來表示感謝的！我們挨巴掌，我們受侮辱，我們吃苦，可是結果我們總覺得我們對得起人家。結果我們爲我們的命運悲痛，悲痛，他們不久就把我們忘掉！事情就是這樣開場的！老天爺呀，這是怎樣的開場呀！誰代替了我們的地位？向周圍瞧瞧吧，老兄，向周圍瞧瞧吧！還調查調查吧。

特立可夫 寒基·蒂米特力維奇，別要使我痛苦了！我付錢，不過是這麼罷了。徐米佐夫非法的要求，——我付錢；他們加稅，我付錢；學校，各式各樣的公會，——我付錢，付錢！他們就這樣緊緊的把你給縛住！這不是明明白白的麼？收稅員現在向我收第十次的地捐。我說，這是什麼意思？「有什麼意思，這是規定的辦法，」他們就拿出一張紙

來。好，我又付錢。

斯勒德納夫 是的，這都是實在的。這些收稅員，還有各式各樣的糾察員和書記，——天呀！毫無禮貌，而且不顧廉恥地營私舞弊！你想想！就在昨天，我們那妙不可言的法庭的書記官走出來了。他穿了一件絲絨短褂兒，戴了一副夾鼻眼鏡，還滿身帶着酒臭。挺直挺直地伸出手來，差不多要把你的手給拉斷似的！後來我洗了手。最糟的是他向你瞪眼睛。不，只要想想，——他向你瞪眼睛！

特立可夫 哦，算了吧，不要再說了！這一層我知道，我統統知道。地方的長官在法院裏，——我的用人們宰了我一頭乳豬，他就飛也似地到酒店裏去喝伏特加了。够了，看老爺爺的面上，不要使我痛苦。卡里金在打算你的磨坊。你會把它給賣掉的。你就有錢够還債了，够你一直還債了。哦，天呀！（他用他的手做一個姿勢。）

斯勒德納夫 噯，好吧，咱們那可愛的弗妮亞·伊格勒芙娜怎麼了？（搓他的雙手）哈！哈！

哈！老兄，你們正在度蜜月呢，是不是？我老實對你說，我真妒忌你！由你罵罷，我可真着魔了。（吻他自己的手指尖）我看得多，我經驗得多，我愛過，對啦，也生活過；……在婀娜·卡麗尼娜裏面有一句說到女人挺妙的話，是：「她是一個給萬物所環繞着的永

遠的中心。」我知道這樣的女人是什麼，哦，我知道！可是這個野姑娘，這個……原諒我，從磨坊裏來的弗妮亞變成了這樣一朵美麗的花兒，這樣的標緻，這樣的……有着這樣醉人的熱情的芬芳……

特立可夫 胡說八道些什麼呀！

斯勒德納夫 不，讓我說，……你，老兄，你懂不了。你是一個冷酷的人，一個色鬼，哈，哈！你不懂得對於美的崇拜會使得人的整個生命飛躍，這……這……

特立可夫 這就使你說出瘋頭癩腦的話來！

斯勒德納夫 可是，這是明明白白的，你不懂。哦，我的好朋友，你知道這個麼……（他用戰顫的假聲歌唱。）

『從你那彎彎的眉毛底下，

一雙作怪的小眼睛在大膽地凝望。』

還有那張小嘴吧！像玫瑰葉似的鮮豔，淫蕩，顫動……唉，我的好朋友，又動人，又銷魂！你真幸福。一個苗條的身體，那麼美麗的線條——（他在少校的肩上拍了一下）嗨，你是一個傻瓜，你是一個野蠻人，真是一個野蠻人！

特立可夫 什麼？這算是什麼？

斯勒德納夫 嘿，對啦！你感覺到，——你能够感覺到……

第六場

（同上弗妮亞從後邊的門登場。）

斯勒德納夫 唉！他向弗妮亞奔過走）尤物！（他抓住她的手來吻；訥訥地說。）可——愛——的

——人——兒！

弗妮亞（從頭上把頭巾拿下來）你怎麼啦？

特立可夫（舉起眉來）他給自己的臭氣悶死了！

斯勒德納夫 一句多麼粗俗的話呀！

弗妮亞 真配他！

斯勒德納夫（向她）你也這樣說麼？（他顯出責備的樣子搖頭。）

弗妮亞 我是第一個要說這句話的人。你的老婆怎樣了？她好一點兒了麼？

斯勒德納夫 哦，蘇依麼！……不……老是頭痛，一輩子都頭痛，還有她的神經衰弱！天

呀……有的人……唔，是這麼的，你到一座沒有人住的舊屋子裏去……那兒有一座鋼琴——你走過去，你把那罩滿塵灰的蓋揭開來，你扣了一根絃。老天爺呀！真可憐！充滿着不和諧的，又難聽又發抖的聲音；你就逃走！可是你現在想想：這些聲音却釘住你，不肯消滅……繼續不停地響；你只要想想：這不是一座鋼琴，却是一個活人在繼續不斷地，一停不停地跟着你，永遠發出那可怕的音樂。天呀，這真可怕！蘇依就是這樣的，而且……

特立可夫 不，塞基·蒂米特力維奇，你今天完全神志昏迷了。

斯勒德納夫 哦，先生，這是一句多粗俗的話呀！

弗妮亞 你的老婆不大聰明。你有一張二絃琴就夠了。

斯勒德納夫 你這是什麼意思？一張二絃琴。

弗妮亞 哈，哈，哈！（從角隅裏取出一隻吉他而把它調整）「吹笛子和奏樂的人太多了，因為音

樂是聽不着的了……」好罷，塞基·蒂米特力維奇，現在我要唱一只歌兒。讓你快活一

下罷。（她在吉他身上彈出一隻曲子。）

斯勒德納夫 哈，哈！你真是一個出色的姑娘！

弗妮亞 瞧一瞧我！這樣站！挺起胸來，抬起頭來望着我，把你的肩膀這樣放……

斯勒德納夫 弗妮亞·伊格勒芙娜，你使我充滿了愛慕，你使我充滿了愛慕！你得使勁唱！

弗妮亞 我心中也充滿着愛慕。好罷！（她彈奏。）

斯勒德納夫 唱呀！唱呀！

弗妮亞 「把那女郎送走，趕掉。」

斯勒德納夫（跟着歌曲的節奏搖動他的雙肩）我馬上要跳舞了，我要跳舞了！

弗妮亞 哦，你真是一個孩子！瞧着你真有味兒！好，快活一下罷。現在，來罷！（她彈奏）

（弗妮亞低聲地笑，後來越笑聲音越大。）

斯勒德納夫（先有些拘束地跳舞，後來放縱了。）

特立可夫 塞基·蒂米特力維奇，不要忘形呀。

斯勒德納夫（揮動他的手帕）跳呀，薩——薩！

第七場

（特立可夫，斯勒德納夫，弗妮亞，卡里金。）

卡里金（意外地打開門來）好極了！

（斯勒德納夫吃驚地停止，弗妮亞不再彈琴。）

卡里金 給我一個機會瞧瞧！以前我就沒有瞧見過這種場面！你好像很忙似的！

斯勒德納夫（沉重地喘着氣，揮着他的手帕。）哦，我的好朋友，你得放明白！你說忙是什麼意思？

卡里金 弗妮亞·伊格勒芙娜給她自己取樂的滑稽戲排得多好呀。可也不是玩兒的；她幾乎能够移山倒海！閣下的身體雖然笨重，可是你轉起來就好像一只陀螺似的！

特立可夫（向斯勒德納夫）再跳一下！

斯勒德納夫 可是讓我透一透氣，先生們！

弗妮亞 聽着，我要對你說幾句話。第一，你好呀……安得里·費拉特羅維奇！你應該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問候你的主人和主婦。

斯勒德納夫 正是這樣：教人家客氣並不妨事，並不妨事。

卡里金（鞠躬）好呀！弗妮亞·伊格勒芙娜。鞠躬也好，問候也好，我沒有辦不到的。（向

特立可夫鞠躬）瑪克沁·賈委里洛維奇！不要苛責我。我是一個沒有知識的農民。太太正

在教給我禮貌哪。

弗妮亞 對啦，我正在教給你。先坐下來。你算是我們的客人了。你這聰明的人啊，你說我排好了一齣給自己取樂的滑稽戲——難道你不滿意塞基·蒂米特力維奇自尋快活麼？塞基·蒂米特力維奇是一個好好先生。我們隨便便替自己找一點兒快活，我爲我自己彈了一隻曲子。其他有趣的事情，才真叫有趣呢！有一個人昂起腦袋走進來，他誰也瞧不起。他又是結實又是漂亮，他沒有一個女人那樣的心眼兒，他對咱們這些傻女人的態度是挺神氣的。安得里，去碰碰這樣的一個人罷，他會發脾氣，他還會像一只狗熊似地把橡樹搖動。誰能够把這樣的人給管住呢？真的，告訴我？可是瞧着罷！你把一只環穿在那隻熊的鼻子上，你再把一條練子套在它身上，它就會站在一只木箱上，扭着腰身在一個人女人跟前跳舞。他給人家瞧的就是這種有趣的事兒！

斯勒德納夫（拍掌）好呀，好呀！哈，哈，哈！

弗妮亞 塞基·蒂米特力維奇，在你這樣辛苦了以後，吃一點兒東西對你是不妨事的。瑪克

沁·賈委里洛維奇，你去給他找一點兒吃的吧。鑰匙在這兒。（她把鑰匙給他。）

特立可夫 安得里·費拉特羅維奇，你怎麼樣？

卡里金 不用，謝謝你。

斯勒德納夫 你倒了胃口了，哈，哈，哈！

特立可夫 好罷，你要是改變主意的話，來好了！（從左邊的門下場。）

斯勒德納夫 咱們放大膽子吧！（吃吃而笑。和少校一塊兒退場。）

第八場

（弗妮亞和卡里金。）

卡里金 （憂鬱而沉默地望着毫不注意他的弗妮亞） 你要把那個環穿在誰的鼻子裏？請你允許我這

樣問你一聲！

弗妮亞 你不知道麼？

卡里金 不，我不知道。（沉默） 弗妮亞·伊格勒芙娜，幹嗎你不說話？

弗妮亞 我在等你說。

卡里金 我那鄉下人的說話是討不了娘娘的喜歡的。

弗妮亞 要是說的是愚蠢的話，那是討不了喜歡的。一回兒以前，你來了，你要我教你怎樣

鞠躬，你碰到願意爲你効勞的人。這回兒，我又要教給你了。沒有討論的餘地。過去的已經過去了。安得里·費拉特羅維奇，還有什麼事情麼？

卡里金 我有許多事情要告訴娘娘呢。

弗妮亞 那末，什麼呢？第一，巴莎問候我，（卡里金把他的頭髮向後一捧，沉重地喘氣，靠在他的手上。）替我問候她，也替我謝謝她，——母親也問候我，……替我問候她，也替我謝謝她。安得里·費拉特羅維奇也，——

卡里金（迅速地轉身向她）什麼？

弗妮亞 哈，哈！把我知道的事情……告訴我吧。你的喉嚨裏好像有許多東西給塞住了似的。有時候是這樣的。

卡里金（極度激動地站起來）不要磨折我了，弗妮亞·伊格勒芙娜，不要磨折我了！（轉身過去，走到最遠的角隅裏。）

弗妮亞 你的太太會安慰你……

卡里金 我的太太！

弗妮亞 怎麼！她會這麼說，「我那漂亮的鵝鷹啊，我那若即若離的安得里奧加，用那可愛

的眼睛瞧瞧我吧，……親親我吧，讓我擁抱你吧；把你的鬚髮散在我雪白的胸膛上；我要把你搖得睡去！」

卡里金（慢慢地，走上前來，抓住她的手）不要說了！

弗妮亞 哦！（掙脫她的手）安得里·費特羅維奇，你太靠近我了！（站起來。）

卡里金（嘆息）為什麼你像一條蛇似地爬到我的靈魂裏來，為什麼你望住我的時候你的眼睛會發出閃光來，為什麼你的笑聲在我的老婆和我之間像一聲詛咒？還有在那楊柳樹下面？為什麼你抓住我的靈魂？從那個時候起，我跑來跑去好像一個失去了魂魄的人。我安靜不了。我飛也似地回來，我好像被旋風給吹走似的。

弗妮亞 噢，這是很有趣的！你的話說得挺流暢，爲了酬謝你這些漂亮的辭兒起見，我應該在柳樹下面再跟你親一個嘴。你忘了我那時候爲什麼要跟你親嘴。現在可不是爲了巴莎，倒是爲了這些說話。可是糟糕極了……缺少一樣東西。

卡里金 缺少什麼？

弗妮亞 興——緻——（從左邊的門下場。）

卡里金 原來你在我身上試驗你的力量，對不對？也許要看我套上鏈子，扭着身子在你前面

跳舞！哦，弗妮亞·伊格勒芙娜，小心吧！只要鏈子還能彎的話，那它就不會斷，可是一斷的時候……（他做出一個含有意義的姿勢，轉身要走。）

第九場

（卡里金和斯勒德納夫。）

斯勒德納夫（從左邊走出來，嘴裏仍舊在嚼着，用一條食巾揩他的油膩的嘴唇。）噯，我的好朋友，我可以跟你說幾句話麼？

卡里金 你要什麼？

斯勒德納夫 哈，哈！我要人人所愛的東西，我的好朋友，而又是挺難得到的東西……錢！卡里金 什麼？

斯勒德納夫 你要知道，我不久就還給你，要不然，你可以和我交換穀子，……可是請你，我的好朋友……

卡里金 我沒有錢給你。

斯勒德納夫 噯，這是什麼話，哈，哈！你沒有錢麼？

卡里金 實在的！我告訴你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問問弗妮亞·伊格勒芙娜得了。她現在有錢。再在她面前跳舞，那她準把錢給你。

斯勒德納夫 聽着，我的好朋友！你……你……請你不要忘記自己！

卡里金 哼！哦，貴人！（退場。）

斯勒德納夫 粗坯！鄉下人！畜生！我們把他們給養得胖胖的，那些括皮的傢伙，可是……可是……願老天爺憐憫我們——事情要弄到怎樣的地步啊！怎樣了結呢？

第十場

（斯勒德納夫和特立可夫。）

斯勒德納夫 不，我問你，——要怎樣了結——只要想想安得里·費拉特羅維奇剛才，——
特立可夫 你真的問他借錢麼？

斯勒德納夫 唔，是——是的……可是，你要明白……

特立可夫 難道他大罵了你麼？

斯勒德納夫 還要糟！他……他要我向你的老婆借，向一個女人借！想想看，向一個美貌的

女人借錢。(聳聳他的肩。)

特立可夫 向一個像小蠻子似的弗妮亞借，尤其不對。

斯勒德納夫 我不由得說，在目前，人們做起這樣的事來是毫不躊躇的！可是這……這是什麼樣的事情呀！看老天爺的面！只要一想起來就使我的面孔通紅！想一想！我的姪子路西恩·蘇民，他的巴勃是那樣一個美女子，他問她拿鑽石！好，好，好，告訴我，這種事情是可以的麼？你要明白，把愛情拿在手裏而把這個叫做愛情，是一個笑話，還要拿鑽石哪！（聳聳他的肩。）

第十一場

(同上和安娜·柴哈羅芙娜。)

安娜 你好呀！

特立可夫 噢，隣居太太！

安娜 我那壞兒子在這兒麼？

斯勒德納夫 哈，哈！你說奇沙麼？

安娜 不錯。

斯勒德納夫 唉，可憐的孩子！他跪在咱們的美人弗妮亞·伊格勒芙娜的腳邊！

安娜 真的麼！（叫喊）奇沙！

特立可夫 他沒有在這兒。他早上在這兒，可是他走了。

安娜 這是什麼意思呀？（她哭泣）我是一個母親！這孩子完全不聽我的話了；他們剛告訴我

他又沒有到屋子裏去辦公。他不做事，他唉聲嘆氣，他還痛哭流涕，他不吃，也不喝，

他好像要把一塊石頭縛在頸子上跳到水裏去似的！

斯勒德納夫 够了，安娜·柴哈羅芙娜！你在說什麼話？

安娜 寒基·蒂米特力維奇，由我去！你不是一個母親！

斯勒德納夫 老天爺，當然我不是，可是……

安娜 好，由我去得了。他坐在我的面前，我望了他一下，他只嘆氣。不一會兒，他不見

了！我就開始找他，到這兒到那兒，連人影兒也沒有！我到花園裏去，我還到矮樹叢裏

去找他，喘着氣，嚇得我幾乎快昏過去。我害怕極了，以爲他，我的寶貝，也許在一顆

樹上吊死了，拖着舌頭！

第十二場

(斯勒德納夫，特立可夫，安娜·柴哈羅芙娜，弗妮亞。)

弗妮亞 (從左邊的門登場) 嚷什麼呀？

安娜 就是她，迷人精！太太，你把我的奇沙怎麼了？他在那兒？立刻把他交給我，放了他罷！(幾乎握着拳頭向弗妮亞走去。)

斯勒德納夫 (拉住她) 客氣點兒，客氣點兒，安娜·柴哈羅芙娜！

安娜 (用力把肩膀一擺，掙脫開來。) 我是一個母親！安得里·費拉特羅維奇還不够你滿足麼？還不够嗎！

特立可夫 (漸漸發怒) 你鬧什麼呀？

安娜 你說鬧什麼是什麼意思？嘿，她正在吊我兒子的膀子，她那年老的丈夫就不管她，這才值得謝謝呢。

特立可夫 (高聲叫喊) 我要揍你！(怒不可遏地向她走去，斯勒德納夫把她拖近門去。)

斯勒德納夫 你發瘋了！走罷！

安娜（抗拒）謝謝老天爺，我還沒有瘋！哦，不！我可不讓奇虹鬧得癡頭癡腦。我是一個母親！

特立可夫（差不多按耐不住了）看老天爺的面，帶她走開，帶她走開！

斯勒德納夫（抓住安娜，把她拖到門邊去！）噓！噓！（他們一同出去。）

安娜（在台後）我決計不答應！她存心要糟蹋這孩子。不要臉的女人！磨坊娘子！

第十三場

（特立可夫，弗妮亞。）

弗妮亞（一直靜靜地看着正在進行的事情）哈，哈，哈，哈！

特立可夫 她說安得里什麼？

弗妮亞 什麼？

特立可夫 你聽到她說麼？

弗妮亞 是的，我聽到她說。

特立可夫（憤怒地）那麼，你對我說，這是真的呢，還是——？

弗妮亞 你想到什麼？

特立可夫 這樣的事情我從來沒有想過。現在我問你，你得給我一個回答。我一定要你回答。

弗妮亞（輕蔑地）回答什麼！

特立可夫 你愛那個安得里麼？他是你的情人麼？

弗妮亞 要是我願意的話，他就會做我的情人。

特立可夫 什麼？

弗妮亞 瑪克沁·賈委里洛維奇，不用怕！我不會用枕頭把你悶死。我爲什麼要這樣呢？要

是我到了那種地步，我會把你扔開；我會把你當灰塵似地摔掉。你真以爲我會把事情瞞住你麼？我會同一個情人親了嘴，然後再到年老的丈夫那兒去麼？我爲什麼要這樣呢？

因爲你那少校的街頭，要不然就因爲你的錢麼？哈，哈！或是因爲你的力氣使我害怕麼？沒有鎖鏈或是鐐銬能夠縛住我，做我主子的人還沒有出世呢！瑪克沁·賈委里洛維奇，這一層可別忘記！你還沒有把這一點想得夠；你變得比一個老太婆還糊塗呢。

特立可夫 弗妮亞，你爲什麼像這樣說話？別生氣吧。原諒我，假使……（想要拿她的手。）

弗妮亞（把手掙脫）不，少校，現在就遠一點兒吧。現在情形不同了。你不知道怎樣看重我，你不信任我！這夠了！

特立可夫 哦，請你別這麼吧！

弗妮亞（走去）不，當然不成！你拉不回我。從前你不明白，現在你去弄弄明白罷。從此以後，你家裏有的只是管家婦，不會再有妻子了。（堅決地從左邊的門出去。）

特立可夫（站着，做出絕望的姿勢，智窮才盡）她怎麼能夠這樣做！現在我怎麼辦呢？（他望着弗妮亞走出去的門，開始咽泣）我……我……我受不住，太殘酷了！（解鬆他的領帶。）

第十四場

（特立可夫，阿希泊。）

阿希泊（十分神氣地從門內走出來，穿着一身太小的下士的軍服，胸前掛着一個十字章和兩個獎章；然後瓦爾金登場。）

阿希泊 傻瓜！（有深意地）噓！

特立可夫 你！幹嗎你穿得這樣？（摸摸他胸前掛的東西）這是什麼？爲什麼？

阿希泊 我是一個紳士！一個下士！不錯，「傻瓜」！給弗妮亞·伊格勒芙娜瞧瞧！傻瓜！
 噯，對我嚷得了，罵我得了！

特立可夫 哦，你……你……壞蛋！無賴！紳士！不錯，紳士！（拿住脫靴的器具）你想要教訓
 你的東家太太！你這壞蛋！你這下流！（忿怒地把脫靴的器具向阿希泊揮動，阿希泊這樣出其不
 意地受到打擊，失去了身體的平衡，幾乎像一堆東西似地坐在門內的地板上。在這當兒，門開了，
 瓦爾金穿着旅行裝登場。少校把脫靴的器具放在地上，他吃驚地站了一刻，然後張開雙臂向瓦爾金奔
 去，並且叫他。）我親愛的孩子！

瓦爾金 叔叔，原諒我！我好像來得很冒昧似的。

阿希泊（理他的頭髮）格里哥利·比得羅維奇，我萬分地謝謝你！（鞠躬）你來得巧極了，
 這樣無聊的情形正好給你看見。

特立可夫（把阿希泊推開）給我滾出去！

（阿希泊垂頭喪氣地把脫靴的器具拾起來。）

特立可夫 哦，格里沙！我真想不到你會來！你從那兒來？

瓦爾金 叔叔，直接從意大利來。

特立可夫 這消息我聽見過，我聽見過！我在報上看到你的照片。老天爺！他們怎樣地讚美你呀！阿希泊，對弗妮亞·伊格勒芙娜說，有一個人從天上掉下來了。

阿希泊 我去告訴她。（把脫靴的器具放在角落裏，從右邊的門下場。）

特立可夫 （要瓦爾金坐下來，再擁抱他） 哦，看到你真是喜歡。老天爺把你的母親帶走了！
唉，有什麼辦法呢！我們都在老天爺的手裏。人總是要死的——多謝你還記得我，多謝你。對我說，是不是你想起故鄉？

瓦爾金 是的，我要看看熟悉的老地方。

特立可夫 當然，當然！我記得你老是在這兒東跑西跑的，那樣一個小傢伙，——哦，那時候你真是一個漂亮的孩子！（向帶着陰沉的臉色走進來的阿希泊）怎麼樣？

阿希泊 沒有什麼！

特立可夫 怎麼沒有什麼！你今天真要使我發狂——

阿希泊 正是這樣！噓！

特立可夫 她說什麼？你說呀！

阿希泊 （搔他的耳背，默然地望着少校。）

瓦爾金 誰，叔叔，誰？

阿希泊 (向瓦爾金轉身過去，對着少校那邊做一個姿勢) 你，少爺，現在不知道我們的情形了！
哼！你知道老爺又結婚了！

——幕——

第三幕

（佈景：在舞台的後部，是小池和岸邊的一部分，岸上散佈着燈心草。左邊，在安得里屋子的前面，是沒有屋頂的小門廊。屋子前面有一座小園子，裏面有兩三處花壇和幾株大果樹。這園子的後邊和右邊由籬笆圍着，可是向着觀衆的前邊沒有籬笆。籬笆裏面開着一扇柳條門。籬笆的右邊是一片草地，右邊由樹木圍着。在一株樹底下，放着—座大石磨。）

第一場

（巴莎坐在門廊上；普羅夫·伯鳩格里在修補一只魚網。）

巴莎 爺爺，你什麼都知道。我歡喜聽你講故事。

普羅夫 少奶奶，我到過許多地方；我看過許多事情。從白海，從蘇洛伏克到阿圖斯山，我走遍了全國。我從海洋航行到海洋；我是一個大旅行家，可是現在你看到我變成怎樣了。現在我能夠做的事情，只有叫叫長工，不讓安得里·費拉特羅維奇受到損失，還有

就是看住人家做工。

巴莎（心不在焉地聽着）聽着，爺爺，你知道人家說的心病是什麼東西麼？

普羅夫（微笑）噯，我該說我知道。

巴莎（情緒衝動）你知道，在晚上怎麼也睡不着，到了早上，要是忘記了的話，不知道怎麼就醒了，心上覺得有一塊石頭似地，還有一種痛苦的情感，就是看到了陽光並不感到快活！（用雙手遮住她的臉孔。）

普羅夫 唉，少奶奶，沒有心痛的地方那兒會有呀？把你的臉孔伏在灰色的大地上，問問大地，聽聽它對你說些什麼。它忍受一切，它把一切的東西拿到它的胸懷裏去，它充滿着洋溢的悲哀，充滿着淋漓的鮮血和濕透的眼淚！少奶奶，就是這麼的！不要悲傷！我要把大地上的另外的事情告訴你。在大地裏面不僅有着悲傷，還有各種好東西，金呀，銀呀，還有寶石呀，都是爲裝飾神廟和人類用的。那些像火一般燃燒的東西是好人和正人的淚珠；那些紅的東西，是從可敬的人在受刑的時候所流的鮮血裏來的；在那些發出藍光來的東西裏，有的是天空的蔚藍，在那些黃金色的東西裏，有的是太陽，而在銀色的東西裏，是大地上藏在雲朵背後發光的明月。（起身，拾網。）噯，我的網現在好用了。

巴莎 等一等；正在講着憂愁。爺爺，告訴我，一個人要怎樣才能得到安慰呢？

普羅夫 聽從你自己的心。因為老天爺給你造好了靈魂，所以得要這樣。

巴莎 可是，媽媽教給我，一個人更應該聽從自己的理性過活。

普羅夫 少奶奶，你悲傷的原因，你的痛苦是什麼，還有種種別的，我都知道。你瞧，像這種事情你只要聽我的話，那我的故事就是為你講的。有些時候，理性的狡猾的指示只會把什麼事情都給弄糟，可是有一些事情不單是依靠理性生存，而且依靠靈魂生存。少奶奶，真理是會常常出現的，假使真理不常常把你所要的東西帶給你，可是，無論如何，它決不會把事情弄得更糟。

真理是爲了要保護人才被想出來的；可是真理並不保護人，除了老天爺，誰也不能使人免掉悲哀。可是，少奶奶，悲哀不是從別人那裏生出的，却是從你自己那裏生出的。假使你自己不錯，你的良心安定，那麼就沒有東西能煩惱你，或是打擾你；這是最重要的。就是這麼！好，現在我要去了。（他拿着網向右邊走去。）

巴莎 我覺得爺爺說的話是對的。（她沒入遐想之中。）

第二場

(巴莎和卡里金、他從屋子裏出來。)

卡里金 (性情溫和地)現在怎麼樣？

巴莎 哦，是你嗎？(起身。)我正在夢想……想到我自己。

卡里金 你不太快活嗎？(坐在樹下面的一只長凳上，向她做手勢要她坐在他旁邊。)

巴莎 哦，現在，我好了，安得里·費拉特羅維奇……我有什麼不快活的呢？……什麼都不錯。

卡里金 唉，巴莎。你要是責備我，那倒要好得多，倒要好受得多！你以為我不知道你怎樣地把眼淚往肚裏吞麼？當我沒有望住你的時候，你就會悲傷起來，當我望住你的時候，你就裝出快樂的樣子。裝快樂是容易的麼，當你的心中……哦，親愛的，告訴我，(把他的手臂抱住她的肩頭。)

巴莎 (垂下頭去)真的，安得里·費拉特羅維奇……

卡里金 不，告訴我！……哦，巴莎，我可憐你。你應該謝謝我！我一深思和反省的時候，

——這就是說我裏面的狂熱退盡了的時候，我的心就發痛。我就覺得你對我可愛，我就憫憐你……！（把她的頭拉到他的肩上並且撫摸它。）

巴莎 安得里沙，難道我不應該感謝你麼？（她溫存地擁抱他，親吻他。）我的寶貝！

卡里金 瞧瞧她，瞧瞧弗妮亞！（巴莎小心翼翼地又從他身邊移開）她會從旁邊瞧着你，她會微笑；一陣暴風雨在你的胸中升起，你不知道你是恨她呢，還是覺得她可愛，可愛得使你預備爲她犧牲一切，甚至於你的靈魂。（稍停，用力把手擦過自己的臉孔。）當你聽到她笑你並且磨難你的時候，你就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哦，替我醫一醫吧，巴莎，——從她那裏把我帶走吧，……完全把我帶走吧，好讓我全部的思想都爲你，好讓我只深深地望着你那甜蜜的靈魂！

巴莎 我很願意這樣做……可是你看。（哭泣）

卡里金 什麼，心肝，什麼？

巴莎（咽泣）我沒有……這種力量！（她停止咽泣，很快地揩拭她的眼睛。）安得里沙，不要想到我，（起身）不要想到我，親愛的，——只有一件事——看老天爺的面，你好好留心自己！你比我更傷心；你的靈魂給撕成了粉碎，它受盡了磨折，磨折！……有的時候它比

一個旋渦還要平靜，不一會你就不像自己了，我的心上也好像壓上了一塊石頭……哦，多重的一塊石頭呀！安得里沙！（她擁抱他垂下的頭。低聲而神祕。）禱告罷，親愛的，老天爺是萬能的！他會給你力量和安寧，只要禱告！

第三場

（巴莎，卡里金，弗妮亞和劉巴雲。）

弗妮亞（在門邊）看到一對夫妻這麼親暱，真是怪有趣的！

卡里金（站起來，巴莎急忙走到屋子裏去。）巴莎，回頭見！

巴莎（在門內轉過身來）回頭見！（退場）

弗妮亞 我是來拜望你的。（對進來的劉巴雲）喂，我的小鳥兒，你看到格里哥利·比得羅維奇麼？

劉巴雲 沒有。

卡里金（站在門邊）弗妮亞·伊格勒芙娜，既然你沒有忘記我們，那就請進來吧。（他替她開

門。）

弗妮亞 別忙。(她背轉身去。突得里把門碰上，走進屋子裏去。) 噯，我的小鳥兒，你的臉孔多

板呀！(坐在石磨上。)

劉巴雲 媽媽……

弗妮亞 我真要說，「媽媽」……最近你的媽媽在我們家裏說出那麼多的閒言閒語，要是她有一點兒頭腦的話，我早就把話都告訴她……都爲的是你，你這沒有頭腦的小東西。假使你沒有頭腦，爲什麼要怪我呢？

劉巴雲 我……我不快活，弗妮亞·伊格勒芙娜……這樣不快樂，世界上沒有人像我這樣不快活的了！廳長伊凡·潘夫列奇昨天叫了我，把我厲厲害害地罵了一頓。媽媽……就跟一隻鸚鵡似的……她那樣地釘着你……你就休想逃開她的眼光，——還有你們的阿希泊，他也……我本想看你看……我不敢公開來，所以我就從籬笆上爬到花園裏，以爲你在那兒散步，我至少可以看到你一眼……我一進去，阿希泊就好像從地底下鑽出來似地站在我面前。他叫道：「你到這兒來有什麼事？你不知道你的母親怎樣關照我們麼？你一到，馬上就把你趕走，——」老天爺，怎麼會這樣對待人呀！只要沒有更糟的事情發生，我倒不會把這一切放在心上的。對啦，在星期三那天，弗妮亞，他們把我帶到鎮

上去，到那大祭師安蒂雪比脫洛夫那邊去……

弗妮亞 爲什麼？

劉巴雲 哦，他有一個女兒……

弗妮亞 好看麼？

劉巴雲 哼……只有一個好看的女子……只有你……

弗妮亞 可是那祭師的女兒呢？

劉巴雲 你知道他們怎樣在日曆書上畫着一個滿月的吧？她就是那付樣子，你知道。噢，事情是這樣的。她一直不停地吃，她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吃。他們要我們坐在一起，並排坐，讓我們倆留下來講話。她從口袋裏拿出一把豌豆……她說「吃罷」，她就自己開始嚼起來了。她說道，「好，你知道，你是我的未婚夫，」她再靠近我；從她身上發出來的熱氣，——真像一只火爐！我拔腳就跑……我剛剛走到門邊的時候，媽媽就出來了。她說道，「你到那兒去？」她使我轉過身來，又把我拖回去。（做出姿勢來顯出那時的情形。）那個安蒂雪比脫洛夫的紅臉女兒說道，「你的心多不定呀！」她再靠近我，老天爺！我到了那時真冒火兒了。他們把我帶走。親愛的媽媽向我宣布說，我們的婚禮就要

在一星期內舉行……事情就是這麼的。(跪下來哭泣) 再會吧，弗妮亞·伊格勒芙娜，再會吧！

卡里金 (從屋子裏走出，站在門廊上，自言自語地) 多滑稽呀！

弗妮亞 哦，好不害臊！(她把劉巴雲的頭放在自己的膝上，撲撫它好像撫摸一個小孩的頭。) 得啦！
够了！够了！

劉巴雲 (咽泣) 噯，我……我決不屈服……他們……喜歡怎麼辦，聽他們的便，可是我……再會！(吻她的手，哭得透不過氣來。)

卡里金 (從門內走出) 奇虹·斯特派羅維奇，媽媽在找你……

劉巴雲 (大吃一驚地跳起來) 媽……她在那兒？(他向右邊奔去) 對她說你沒有看到我……我沒有在這兒……沒有人看到我……(逃跑。)

第四場

(弗妮亞，卡里金(先登場)然後瓦爾金。)

卡里金 可是，你爲什麼要磨折這小傢伙？你知道你不愛他嗎？

弗妮亞 要是我愛他，怎麼樣呢？

卡里金 你？你什麼人都不愛。你不是這種人。弗妮亞·伊格勒芙娜，你只是鬧着玩兒！你只是爲自己找快樂！你歡喜磨折人家，愚弄人家麼？

弗妮亞 不錯，我歡喜。

卡里金 就這麼吧；可是，你別自討苦吃吧！留神點兒！

弗妮亞 也許是留神你！哈，哈，哈！

卡里金 當然！因爲我的眼睛是挺尖的。（憂鬱地望着弗妮亞。由右邊下場。）

弗妮亞 媽媽和巴莎都不出來，這是什麼意思。（站起來）她們藏起來了！（走向門去。瓦爾金

從左邊登場，手中拿着一本速寫簿。）格里哥利·比得羅維奇，你到那兒來？

瓦爾金 在河對岸，靠近山那兒。

弗妮亞 你夢想來着？

瓦爾金 哦，我畫了幾張速寫，從那兒看過去的風景並不壞。

弗妮亞 給我看看。（從他拿來速寫簿，打開來看他的速寫。）哦，咱們的磨坊！多美麗呀！那是安得里·費拉特羅維奇的屋子和鐵匠舖！你畫得像極了！（大膽而風騷地）格里哥利·比得

羅維奇，畫一畫我吧！要把我畫得好像活的一樣，好嗎？（給還速寫簿。）

瓦爾金 我不畫肖像。

弗妮亞 怎麼說！我看過你畫的幾幅男男女女的肖像。

瓦爾金 那是一些草稿。

弗妮亞 好，就像那樣替我畫一張吧。

瓦爾金 你不是一個適當的題材。打一張草稿的時候，畫家必須選取那有吸引性的，那有真實性的，還有那特殊性的臉孔。

弗妮亞 這當然要看什麼東西使你喜歡。不是個個人的眼睛都是尖銳的，哈，哈！好罷，畫咱們磨坊主的太太吧，她是一個美人。

瓦爾金 她並不是一個美人，可是她的臉孔可愛。她的臉孔有一種精緻的色彩。她那嘴吧的線條是美麗的。

弗妮亞 難道我的嘴吧比她的難看麼？

瓦爾金 我沒有看過。一般說來，那磨坊主的太太是十分典型的，尤其在她憂鬱的時候。那時候她的眉毛富有表情，有一根線條在她的眉額上露出。這是迷人的。

弗妮亞 還有她在流眼淚的時候，——你看到過她那時候的樣子麼？那時候的樣子才夠你讚嘆呢。那時候她美麗得像一幅畫似的。

瓦爾金 你從來就沒有流過眼淚麼？

弗妮亞 當然沒有。

瓦爾金 所以你的眼睛裏沒有那種潤溼的光輝。

弗妮亞 難道這不美麗麼？

瓦爾金 (笑了一笑) 那得要看你喜歡不喜歡。(由右邊下場。)

弗妮亞 你到那兒去？

瓦爾金 普洛夫帶着魚網在那兒等着我。我們想捕幾條魚。(退場。)

第五場

(弗妮亞和巴莎。)

弗妮亞 哦，我真恨極了！我氣他，也氣我自己！

巴莎 (從門內走出去) 噢，弗妮亞，我以為你要進來，媽媽也等着你哪！

弗妮亞 你們不願意見我，是不是？本來我預備進去。可是格里哥利·比得羅維奇對我說話。（向右邊的小池看了一眼）那兩個漁夫，他們就在那兒！

巴莎 格里哥利·比得羅維奇真是不錯！

弗妮亞 （挽住她的手臂）巴莎，他有點兒古怪。他望望池塘，望望樹木，望望在風中擺動的蘆葦，望望那游泳着的鵝羣，他的臉孔就變得那麼親切，他的眼光變得那麼溫存；他微笑起來，好像他看到一個親近的人似地。

巴莎 對啦，他是親切的。

弗妮亞 （惱恨地）只是，他誰都不在乎；他瞧着你，跟你說話，可是你能夠看出他在想着絕對另外的事情，他看到你就好像他沒有看到你似的。

巴莎 這有什麼好奇怪的呢？他見過和我們不同的人，我們裏面沒有什麼可以使他注意的東西！

弗妮亞 哦！他這麼說，「你們磨坊的老闆娘是那樣的——一個美人；我希望我能夠給她畫一張畫。」

巴莎 噯，照我們自己看，我們是夠漂亮的了！可是，——讓他們去笑我們好了！跟我們有

什麼相干！

第六場

(弗妮亞，巴莎和卡里金(不被看到地進來傾聽)。)

弗妮亞 (忿怒地) 哦，跟你說話，——真好像跟一個死樣活氣的傻瓜說話一樣！我受不了！他說的是鑽到你耳朵裏去叫你完全動心的話，你倒是來這麼一個回答，一個刺傷人家的回答！可是這都是沒有用的，因為他在外邊看到過的人是和我們這種鄉下人完全不同的人。好罷，我到媽媽那兒去。(很快地走進屋子。)

卡里金 她怎麼啦？你們吵嘴了麼？

巴莎 沒有；她只是發脾氣罷了；她不高興。

卡里金 不高興誰？

巴莎 還有誰，不高興瓦爾金。

卡里金 爲了什麼？

巴莎 (微笑) 我們討不了他的歡喜。我對她說：我們沒有什麼好使他注意的，她就發起脾氣

來了。

卡里金（似有深意地舉起眉來）這樣就不高興嗎？哼！

巴莎（大膽地）你知道，話轉到了瓦爾金身上，安得里·費拉特羅維奇！她早就給激動了。

卡里金 我明白。

巴莎 你自己也知道她是怎樣的人。（窘促地）而且，她又看到了我們倆在一塊；你正在跟我親熱。

卡里金（悲哀地）真的，她才不把我們放在心上呢！

（巴莎吃驚地望着她的丈夫。）

卡里金 巴莎，不要這樣，我現在瞧不起她了。昨天，我看到弗妮亞和瓦爾金搖船；她自己搖着。她揮動着槳，她的胸膛起伏着，然後她像一條蛇似地扭動，用水濺了他一身並且大笑。她開始唱一個歌；她唱得怎樣起勁呀！歌聲傳過水面，樹林中起了回聲，在蘆葦叢中消逝了；你應該聽聽！當他們在流水上蕩船的時候，她跳起來，使船擺動。她叫道，「我要淹死你。什麼！你害怕麼？格里哥利·比得羅維奇，你得怕我，我是挺可怕的！」這會生出什麼結果來呢？不，巴莎，就這樣的情形說，我的眼光是挺尖的。（轉身

過去望着池塘。）

巴莎（自言自語）哦，老天爺！還有的是麻煩呢！看他說話的樣子！（她憂鬱地而且默默地走向

門去。）

卡里金 巴莎！

巴莎（突然停步）什麼！

卡里金 瓦爾金和普羅夫向這邊搖過來了。我要請他們喝茶。把桌子放在花園裏。弗妮亞是

跟媽媽在一塊麼？

巴莎 對啦，她進去看她去了。

卡里金 好，快一點兒吧！

（巴莎走到屋子裏去。）

卡里金 搖到我這兒來！這兒的岸是結實的；並不滑！

第七場

（卡里金，瓦爾金和普羅夫搖着船來。巴莎和伊凡。）

卡里金 你們搖船搖得快活麼？你們捕到魚了沒有？

瓦爾金 不。我聽普羅夫講故事來着。

（安得里扶瓦爾金上岸。巴莎拿着一只茶盤和一條桌布從屋子裏走出；伊凡拿着茶炊在她後面走來。）

巴莎 拿到這兒來，伊凡。對啦。再從屋子裏拿幾張椅子來。（她預備茶，伊凡再走進屋子。）

卡里金 這老頭兒是一個挺會講故事的人。格里哥利·比得羅維奇，我們願意你跟我們一塊兒喝茶。普洛夫，你去瞧瞧磨坊吧。我知道，從維諾格洛勃來的人帶來了幾車木材。

普羅夫 好的，老闆，我就去。（他攔住了船就走去。）

卡里金 他是一個挺好的農人。他對你說什麼來着？

瓦爾金 都是關於那土墩的話。

卡里金 就在那兒。（向左邊指池塘的對岸）這叫做人骨墩。每年漲水的時候，有許多骨頭都飄掉了。請來罷！（他們和瓦爾金走向門去）韃靼人在這兒打過一次大仗。（讓瓦爾金走進門來）

請這兒走！最近在夏天，一隻裝滿錢幣的瓦罍和一支韃靼人的長槍浮起來了。

巴莎 （向瓦爾金鞠躬）格里哥利·比得羅維奇，你好呀！

卡里金（向拿着椅子進來的伊凡）弗妮亞·伊格勒芙娜在那兒？請她出來跟我們一塊喝茶——還請一請老太太。（伊凡走去，他把一張椅子給瓦爾金。）請坐。（向巴莎）我們的朋友遊遍了這個池塘，這兒那兒都到過了。昨天，他和「少校夫人」在那兒……（向瓦爾金）昨天你想搖到韃靼墳那邊去，對不對？

第八場

（卡里金，瓦爾金，巴莎，弗妮亞和阿芙杜狄亞·伊萬諾芙娜。）

弗妮亞（散着頭髮站在門內）對啦，我是和他一同搖船來着的。現在瞧一瞧我罷。（她把頭向後一擡）現在我真像一個水妖！

阿芙杜狄亞（登場）她叫我替她梳頭。（吃吃而笑）（向瓦爾金）先生，你好呀！她小時候老是歡喜這麼樣。她老是這麼說：媽媽，拿梳子來替我梳一梳頭吧，——別管得太緊吧！

（兩人都坐在桌邊。弗妮亞坐在瓦爾金的旁邊；巴莎忙着倒茶，把茶一杯一杯地遞過去。）

卡里金 看起來更動人！

弗妮亞（向瓦爾金）我像一個水妖麼？

瓦爾金（微笑）不完全像。

弗妮亞 你知道，水妖是有的。

阿芙杜狄亞 可是我的好姑娘，有誰見過呀？

弗妮亞 第一個看見的是格里哥利·比得羅維奇。他說我不像一個水妖，那麼這就可以證明他是看見過真水妖的。

瓦爾金（心不在焉地聽着；拿出一支雪茄來）我可以抽煙麼？

阿芙杜狄亞 哦，抽，請抽。我們不是舊派的教徒。（瓦爾金燃起一支雪茄。）

卡里金 哈，哈！（向瓦爾金）弗妮亞·伊格勒芙娜對你說起水妖，——可是你，哈，哈！倒講起抽煙來了！

巴莎（大膽地）爲什麼這兩樣事情不可以一塊兒講呢？

（卡里金嚴厲地望他的妻子一眼。）

弗妮亞（向巴莎）幫得不大得當——

阿芙杜狄亞（諷刺地）就像一個有刺的栗子，在頭髮邊似的。可是有刺的栗子在你的頭髮上就藏不了，我的好姑娘，因爲你的頭髮都給打散了。（吃吃地笑。）

卡里金（冷冷地）好，巴莎，倒茶罷，——格里哥利·比得羅維奇，你要乳酪嗎？弗妮亞，

你自己來罷！在從前的時候，他們常常講那些水妖怎樣出現；她們坐在蘆葦叢中，她們綠色的頭髮發亮，她們會望住月亮，還會唱迷人的歌曲——假使有年輕的人步行或是騎馬走過，她們會引誘他到她們那兒去。她們看到他的時候，她們笑，就開始玩兒起來，然後跳到水裏邊去，她們叫那青年同她們一起到河裏去。她們的身體像乳水一樣白，她們的狂熱的眼睛發出光來，又美麗又神奇！可是假使那青年聽從而且轉身向她們的話，那他就像一把斧頭似地沉到河底裏——弗妮亞·伊格勒芙娜，那些水妖就是這麼的！也許就是現在她們也在我們中間出現，她們不單是住在水裏。格里哥利·比得羅維奇，你曾經發見過水妖沒有？（含有意義地望了望弗妮亞，然後喝茶。）

瓦爾金 我有沒有發見過，這是沒有多大興趣的。可是謝謝你講了這個故事。美麗極了。

弗妮亞（向前直望，把下頷靠手上）對啦，真美麗，可是沒有講得完全。安得里·費拉特羅維奇並沒有說到水妖們怎樣和那青年親嘴，怎樣和他親熱！還有，這個青年被她們給抓住了。

卡里金（發怒可是克制自己）這還得要再看吧！

阿芙杜狄亞（含有深意地）由於知道得太多，——安得里。費拉特羅維奇……

巴莎（哀求而誠懇地）媽媽！

瓦爾金（覺得奇怪）諸位，真奇怪，這水妖的故事會在你們身上發生這樣特殊的影響！

卡里金（惡意地望了弗妮亞一眼）格里哥利·比得羅維奇，這故事對你是另有用意的！可是你瞧不出來，所以就觸犯了人家了！

瓦爾金 觸犯誰？你在說什麼？我一點兒沒有意思要觸犯人家。

巴莎（把茶遞給他；溫和地）够了；這是說笑話。安得里不過是開玩笑罷了。

卡里金 弗妮亞·伊格勒芙娜，我是開玩笑麼？

弗妮亞（咬她的嘴唇，怒氣沖沖，猛烈地把頭髮向後一摔，很快地把頭髮集攏，編成一個結。）

卡里金 哈，哈！你不要再做一個水妖了！

巴莎（擔心，傾身向她的丈夫）安得里沙，別說了！

卡里金（惱怒地）且慢！（向弗妮亞）你又把你的頭髮結了起來！既然散髮對你沒有什麼好處，

真是的，幹嗎你要不結起來呢？（笑）既然散髮沒有效力？

弗妮亞（面色發白並且站起來）安得里！

瓦爾金（站起來，向弗妮亞。）怎麼啦？

弗妮亞 別管我！（轉身過去；向卡里金說）有效力沒有效力，不關你的事！

卡里金 既然這會使得你這位太太站起來，那就好像是關我的事！

弗妮亞 可是，不論怎麼樣，你決不會跳得比你的腦袋更高，你也決不會跳出你那狹窄的圈子。你能够有的東西都在這兒！（指巴莎，巴莎懦怯地垂下頭來。）此外你什麼也得不着！讓我對你說一句話罷；你身上也許有一個魔鬼，可是你在我身上找到的只是一塊石頭。

卡里金 這——樣——的！（很快地站起來，大步地走向弗妮亞。）

（巴莎吃驚，抓住他的手，他推她，她跌倒。）

巴莎 哦——哦！

瓦爾金（急忙向她走去並且擔心地扶她起來）你跌痛了嗎？

巴莎（爬起來）沒有！我滑了一交。沒有什麼！

阿芙杜狄亞（走到巴莎那兒去，向安得里說）畜生！

弗妮亞 哈，哈，哈！去，那橡樹下面有的是石磨！去對那塊石磨發脾氣吧！你妻子可是嬌滴滴的，哈，哈，哈！格里哥利·比得羅維奇，讓咱們離開這所危險的地方吧，要不

然，籬笆上的竹枝就要四處亂飛，桌上的杯盆就要叮噠地響起來，——我們的骨頭就要粉碎；安得里冒火兒的時候，池塘裏的青蛙都會嚇得藏起來，哈，哈，哈！（從門裏走去，瓦爾金跟在她後面，安得里握緊拳頭，磨牙切齒，望着他們離開。阿芙杜狄亞·伊萬諾芙娜在痛哭着的巴莎周圍跑來跑去。）

——幕——

第四幕

(如第二幕裏的同樣的房間，可是已佈置爲瓦爾金的起居室。現在這房間裏有一張眠榻，一張木桌代替梳裝台，和一張寫字桌。在近邊一張椅子上，放着一幅蓋着畫布的畫。從瓦爾金的東西的安排看來，顯然他準備離開。)

第一場

(瓦爾金和阿希泊。)

(瓦爾金正在縛好他的旅行袋的皮帶。)

阿希泊 少爺，拿給我，我來幫你的忙兒。你自己不用費心！

瓦爾金 謝謝你；我總是自己做的。

阿希泊 可是，我挺願意做。假使我們服侍「少校夫人」，那末服事像你這樣一位家裏的親

戚是挺應該的。(沉默)格里哥利·比得羅維奇！

瓦爾金 好朋友，什麼事？

阿希泊 你想是什麼事？我們的「少校夫人」是誰？

瓦爾金 你說誰是什麼意思？當然是叔父的妻子。

阿希泊 他的妻子！不錯，她是他的妻子，可是她是怎樣一隻鳥兒呢？

瓦爾金（把旅行袋拖向自己身邊）這不關我的事，可是好朋友，在我看起來，你最好還是由那隻鳥兒去！

阿希泊（對自己嘖咕着）既不是一只孔雀，也不是一只烏鴉。（沉默。瓦爾金整理桌上的一些東

西。）格里哥利·比得羅維奇！

瓦爾金 什麼？

阿希泊 你愛你的叔父麼？

瓦爾金 當然愛的！

阿希泊 你可憐他麼？

瓦爾金 也許。還有什麼？

阿希泊 那末好，照你的意思，他像他所應該做的那麼一個人嗎？

瓦爾金（笑）你以為他像什麼人？

阿希泊 像什麼人，弗妮亞叫我做「傻瓜」，他就像這麼一個傻瓜。這完全是「少校夫人」把他弄成這樣的。

瓦爾金 哈，哈，哈！阿希泊，你的謊撒得真可怕。好朋友，你不應該這樣。

阿希泊 哦，這可是實在的；在一開頭的時候，他像一隻火雞似地東竄西奔，向她求愛；他張開他的翅膀，（模做一只火雞把翅膀垂地，咯咯作聲。）咕，呌洛——洛——洛！噯，他自然而然咯咯地叫起來！可是這回兒，他一聲也不響了，也不咯咯地叫了！咄！他罵我，他的脾氣變得壞透了，哦！格里哥利·比得羅維奇！格里哥利·比得羅維奇，你現在要離開我們了。帶我們同你一塊兒去吧。

瓦爾金 你們麼？哈，哈，哈！虧你想得出！

阿希泊 俗話說得好，「避斜如避火」。至於「少校夫人」呢，讓她自個兒跟母雞們就在這兒得了！

弗妮亞（在背後）阿希泊！

阿希泊（跳起來）哦！（急忙理頭髮，整理自己。）來了！（從門裏向右邊跑出去。）

瓦爾金 哼！你和叔父真是一對兒！至於「少校夫人」呢，願老天爺救救她吧……！朋友，你和卡里金都不是她的對手，她是怎樣待他的呀！（深思地）可是在這一切裏頭，隱藏着一個悲劇。真有大雨欲來風滿樓之概！

第二場

（瓦爾金和安娜·柴哈羅芙娜。）

安娜 先生，你好呀！

瓦爾金（吃驚）你好！

安娜 我的奇虹在這兒麼？

瓦爾金 那個奇虹？

安娜 先生，我的兒子！我是奇虹的母親。

瓦爾金 對不起。我不知道這兒有什麼奇虹，這兒就沒有一個外人。

安娜（哭泣）可是他在那兒呀，我的好先生，他在那兒？格里哥利·比得羅維奇，我認識你的媽媽，我記得你小時候的樣子。我的奇虹藏在那兒？我剛從城裏來，我們帶他們去結

婚，奇虹和大祭師安蒂彼得洛夫的女兒。教堂裏擠滿了人。他們剛把他們帶到祭壇前面去的時候，我的奇虹向財政廳的一個同事說，「我的好朋友，看老天爺的面，替我拜一拜堂！天呀！」這些話都是斯大諾維加·彼萊弗台洛瓦告訴我的！她說，「他轉過身去，他那麼扭着身體，望着他都是怪可恥的！」財政廳的職員伊凡·潘甫里乞，願老天爺祝福他康健，就嚇唬他，接着婚禮就開始了。可是他們剛開始的時候，先生，他大叫一聲，拔腳就向教堂外邊跑。抓住他！抓住他！你到那兒去？可是我們見不着他了。他使我丟臉；他使我坍台。（她哭泣，用手帕遮住她的臉孔。）

第三場

（瓦爾金。安娜·柴哈羅芙娜，特立可夫。）

特立可夫（登場）你在這兒做什麼？

安娜 我的好瑪克沁·賈委里洛維奇，我的奇虹從祭壇前面逃跑了！

特立可夫 你也好，你的奇虹也好，都不關我的事。你怎麼大膽到這兒來？

安娜 我是一個母親！老朋友，我們見不着他，我們找了又找！

特立可夫 你老是說這麼一套話！（走近她）你怎麼大膽到這兒來？

瓦爾金（拉住他）叔父，叔父，你在想什麼？

特立可夫 你可知道那個女人是誰，你知道麼？

瓦爾金 不，我不知道，可是你怎麼可以……

特立可夫 不，讓我說！她是一個話匣子！她是一個搬弄是非的老太婆！她的嘴就像螺絲椎

那麼的尖！

安娜（無禮地）你以為我的嘴是一把螺絲椎麼？

特立可夫 滾開！立刻走！要不然，我就……（他衝到她面前去。）

瓦爾金（又把他拉住）叔父，好了！

安娜 既然這樣，很好！我要緊着找我的奇虹！至於你呢，等着吧，我要給你顏色看！

特立可夫（怒不可遏）哦，你！

安娜（從後邊的門飛奔出去）一定的！一定的！要不然，我就會天誅地滅！

第四場

（瓦爾金和特立可夫。）

特立可夫（無力地讓自己倒在眠榻上）哦，你這該死的東西！

瓦爾金 你怎麼會這樣冒火兒？我求你放冷靜點兒吧！我可不可以給你一點兒東西，就給你一點兒水和糖，好不好？

特立可夫 水和糖？我的好姪子，水和糖在這兒有什麼用？唉！你正在想：「叔父，你是一個傻瓜！你是一個傻瓜！」格里沙，是不是？

瓦爾金 那兒的話！

特立可夫 不，這是實在的。我自己也覺得沒有臉子。問阿希泊得了。（瓦爾金背過身去藏起一個微笑）那隻畜生當我的面說起我這些實在的情形，我自己也覺得這是實在的！我的好孩子，你決定今天走嗎？

瓦爾金 對啦，叔父。

特立可夫 爲什麼你不再多耽一些日子呢？可是不，我知道你不喜歡這兒，這兒沒有什麼使你喜歡！

瓦爾金 你怎麼能這麼說？叔父，這壓根兒就是您的不是了。

特立可夫 聽着！弗妮亞怎麼樣？

瓦爾金 她有什麼怎麼樣？

特立可夫 你說，她是一個怎樣的女人？總而言之，你說她怎麼樣？

瓦爾金 再好沒有了。

特立可夫（呼吸沉重）哦，我的好格里沙！（站起來，把一只手臂抱住瓦爾金，想要說什麼，可是

咽泣起來了，用袖子揩去了一滴眼淚。）我們去罷！你的母親留下了幾種文件。來拿去罷。

在她死之前，她把你的一些麻白的頭髮保存起來，那是你的幾根鬚髮，完全沒有動過。

我們去罷！（用一只手臂抱着他，從左邊的門走去，可又停止了。）格里沙！當我臨危的時候，

我要叫你來。你別不肯來啊。

瓦爾金 哦，叔父！今天你怎麼這樣說話！

特立可夫 我的好姪兒，這是很快就要來的呀！（下場。）

第五場

（弗妮亞輕輕地從右邊登場，向周圍望望。後斯勒德納夫上。）

弗妮亞 他準備走了。(走近那幅畫，深思地把畫布移在一邊，望着畫。把畫布又放回來，她轉身過去。) 唉，去吧，去吧！(她坐下，開始默想。)

斯勒德納夫 (從後邊的門登場) 我的美人兒！(吻她的雙手) 我正要找的人，忽然給我找着了，還有什麼事情是比這更愉快的啊！我想着你就坐車到這兒來——我走進門，我第一個碰到的人就是你。

弗妮亞 (打斷他) 塞基·蒂米特力維奇，假使你和我一塊兒騎馬到莫斯科去，你怎麼說？

斯勒德納夫 (歡喜起來) 到莫斯科去？你這個主意是再好也沒有了！(彈他的手指) 好主意！你知道，我簡直快活得什麼似的！

弗妮亞 我很歡喜。

斯勒德納夫 「莫斯科」！在一個俄國人說起來，提到這個名字都是多有意思的啊！只要想想那些古代的教堂，多有回憶啊！比如說，聖倍雪爾教堂，——有的是怎樣的圓頂，怎樣驚人的圓頂！那斯巴司基門，從前普柴斯基老是騎馬打那兒穿過——那兒的輕風吹得真是叫人愉快，尤其是他們把那兒做殺人，殺人，殺人的刑場！還有一排一排的小店鋪，糕餅，精美的食品，還有可口的汽水！到處都是富麗堂皇的宮殿，孔雀石，黃銅，

雲石，和鷹！百葉窗上是鷹，塔樓上也是鷹。從莫斯科背後的河上望出去的風景簡直使你看了滿心歡喜！那兒的工廠在噴出黑煙，這兒的輪船在放着汽笛；哦！涅瓦河上的風景當然美麗！可是在莫斯科，有的東西真是美妙，美妙，美妙！我要帶你去各種東西！戲園，博物館，畫廊，各種東西！我要在我們印象的芬芳中呼吸，我會感到無上的幸福！

弗妮亞 咱們倆都會感到無上的幸福！瑪克沁·賈委里洛維奇對這件事可會感到氣憤。

斯勒德納夫 他……胡說！他才是怪傻，怪傻的了！當然，他不懂得。咱們倆私下說吧，他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土老兒！

弗妮亞 你這樣說他，還說他是他的朋友！

斯勒德納夫 哦，不錯，我當然是他的朋友。可是我準備當他的面說，他不知道怎樣看重你，他達不到那種崇高的境界，他不知道怎樣博得這樣一個美人兒的歡喜！哦，我們，我們知道怎樣做！可是現在應該去了。我要告訴瑪克沁·賈委里洛維奇，把什麼事情都給安排妥當。你且安心得了。我知道說話！（吻她的手）什麼事情都給安排得到盡善盡美的地步。

弗妮亞 你這樣忽忽忙忙到那兒去？

斯勒德納夫 唉，你要知道！關於錢的事情，我一定要進行起來。一個人不好對女人講這種事情，哦，不能，不能！假使女人們變得那麼實事求是，甚至她們把眼日和眼簿都交給鳩比德，那位可憐的小愛神的話，那我們就要怪我們自己，怪我們和我們的時代，怪我們這粗俗可厭的鋼鐵，鮮血和金錢的時代。可是我要去了，我要去了！（旁白）我到卡里金那兒去。

弗妮亞 得了！我還是不去！

斯勒德納夫 怎麼？

弗妮亞 噯，的確，我變得像一個生病的孩子似的那麼反覆無常。

斯勒德納夫 哦，我的小乖乖，這種心境是多麼和一個女人的心境相稱啊！（吻她的雙手）可

愛！既然這樣，那我們就因為反覆無常而去吧，只要我們去就得了！完啦！（很快地走到門去，和進來的瓦爾金撞個滿懷。）哦！好朋友，對不起！我是多冒失，多粗鹵呀！老天爺！（下場。）

第六場

(弗妮亞，瓦爾金。)

弗妮亞 你要走了麼？

瓦爾金 對啦。

弗妮亞 我們使你討厭麼？

瓦爾金 我從來沒有感到過討厭。

弗妮亞 你對什麼人都是像這樣的麼？

瓦爾金 像什麼？

弗妮亞 還有什麼呢，就是你那付態度，好像你是孤獨的，沒有人在你周圍似的。

瓦爾金 孤獨？我的藝術呢？

弗妮亞 你的畫布和你的色彩！

瓦爾金 並不是畫布和色彩，却是一個人得把另外什麼東西給予他的整個的靈魂，弗妮亞。

伊格勒芙娜。一個藝術家生活在一切吸引他的靈魂的東西中，可是他不能爲某一種東西

犧牲——比如說，爲一個女人犧牲，即使她是一個十全十美的女人。所以，說一個藝術家是孤獨的，而且說「我周圍好像沒有人似的」，這是確實的，也是應該這樣的。

弗妮亞（把她的頭向後一摔）不一定。（尖刻地）既然是這樣，那麼就去罷，沒有人會落眼淚；去罷。（迅速地離開。）

瓦爾金 她倒有趣。她臉上善於變化的表情是美麗的，先是光芒，後是陰影，她的眼睛發亮，一忽兒含笑，一忽兒挑逗，然後突然消滅，好像一切的生命都深深地沉沒到那一對眼睛裏去了，深深地，而且隱藏起來。這是一幅肖像畫的最難捉摸的模特兒！（他把畫從椅子上拿起來，再拿速寫簿，從後邊的門走出去。）

弗妮亞（登場）我在他身上找到什麼？讓他去罷，像一只季候鳥似的。他怎麼說的？他看到一個人，在他旁邊走過；他注意了一回兒，於是其他的人來了，還有其他的人，好像風吹散的雲朵朝另外的雲朵傍邊駛過。他只是望了一眼，完全想着自己，不想到別人！唉！我恨透！哦，我是多麼希望我能够磨折他，那麼我就可以在他的生命裏邊打出一片燦爛的火星來，把他的心和靈魂燒個乾淨！到那時候，才會屈服，可是就是這樣也是不必要的。我要放他過去，我只消冷眼瞧着他過去得了。

(瓦爾金進來把其餘的東西都拾起來。)

弗妮亞 (用低聲說) 你到莫斯科去麼？

瓦爾金 對啦。

弗妮亞 你要在那兒耽下來嗎？

瓦爾金 對啦，耽一個時候。

弗妮亞 唉！(轉一個身) 要是我去的話，你看見我會歡喜麼？(沉默)(她迅速地轉身來向他，差不多叫出來。) 說呀！你歡喜不歡喜？告訴我！

瓦爾金 爲什麼不歡喜呢？可是你爲什麼要到莫斯科去？

弗妮亞 「爲什麼！爲什麼！」我要對你說一句話。幸虧你把畫拿走了，不然的話，我會把它撕得粉碎！(向門那邊走去。)

瓦爾金 噢，那好極了！

弗妮亞 蠢！多蠢呀！(想要出去可又停止，手放在門上。) 我一定要去，(用高聲說) 你聽見麼？

瓦爾金 去得了。

弗妮亞 只爲一件事情。

瓦爾金（微笑）去把我的書撕成粉碎麼？

弗妮亞 哦，不要磨折我了！哦！（無力地垂下她的手，低下她的頭來。）難道你不懂麼？到這兒來！到這兒來！（瓦爾金走近些）瞧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拿他的手，壓在自己的手中，嚙咬嘴唇，把他的手拗開。）不！可是我還是要去！（迅速地離開。）

瓦爾金（沉默地站着，深深地感動。）不！我要離開你再遠點兒！你是危險的！

第七場

（瓦爾金，阿希泊，特立可夫，和弗妮亞。）

阿希泊（登場）少爺，馬預備好了。

瓦爾金 行！（他把一只帆布袋放在他的肩上）朋友，你拿這個罷！（阿希泊拿了那只袋和一個用皮帶縛住的包裹，走去。）我好像什麼東西都拿了。（向四周望了一望。）

特立可夫（從左邊登場）完全預備好了麼？

瓦爾金 完全預備好了。好叔父，再會罷！（他們擁抱）……我祝你交一個挺好的，挺好的
運！

特立可夫 我也祝你……又幸福又康健……弗妮亞呢？你們告別過了麼？（叫）弗妮亞！

弗妮亞（從右邊登場，平靜而冷淡）什麼？

特立可夫 咱們的格里沙要走了。他要向你告別。

瓦爾金（握她的手）弗妮亞·伊格勒芙娜，再會罷！

弗妮亞（冷冷地）再會。

特立可夫 你這樣告別的麼？你知道，他是自己人。不知道什麼時候你們才會再見。

弗妮亞（慢慢地把頭轉向她的丈夫）什麼？

特立可夫 喂，格里沙！（瓦爾金不知所措）哦，你這沒膽量的小伙子！弗妮亞！

弗妮亞（聳聳肩膀，笑着）哼！

瓦爾金（迅速地親她的手）再會罷！

特立可夫 你們多冷淡呀！彼此親一親，像自己人那樣！

瓦爾金（擁抱少校）好叔父，再會！（忽忽離別。）

特立可夫（跟他後面）古怪的孩子！（退場。）

弗妮亞 他命令我親親他……親親他！哈！哈！哈！哈！（向右邊退場。）

第八場

（特立可夫和斯勒德納夫從台的後部。）

特立可夫 我送他；他到莫斯科去。

斯勒德納夫 哦，老兄，你知道嗎，弗妮亞·伊格勒芙娜和我要到莫斯科去？

特立可夫 你們？……到莫斯科去？你不發誓我才不相信呢！

斯勒德納夫 不錯，不錯，到莫斯科去！這有什麼奇怪呢？她想去，早就想去……你……你反對麼？這是可笑的，這是愚蠢的，這是荒謬的，甚至於這是有罪的！

特立可夫 好了！這麼嘈囉。你們什麼時候想起這個到莫斯科去的念頭？我從來沒有聽到弗妮亞說起過！

斯勒德納夫 你那兒會聽見。這是十分自然的。因為你，你不會懂得，女人只爲了驕傲的緣故，就不願意講到這種事情，你知道麼？老天爺！這非錢不可。你要是肯讓一個女人照她自己的意思幹。那你可以得到種種的便利，你怎麼到現在還不明白這個事實？你用種種方法刁難她，到底你有什麼好處呢？你什麼也得不着，哈，哈！甚至還要糟……老

兄，你不是挺不幸，挺不幸的嗎？這都是誰的不是呢？還有什麼，就爲了嫉妒，爲了猜疑……你知道這一切都是討厭的，可恥的……你知道，爲了這個緣故……所以……（用手做出烏龜的樣子）這是我懂得的，老兄，我完全贊成。

特立可夫 正好像你對我老婆所表示的態度那樣！我知道！

斯勒德納夫 可是……可是聽着，這是誰的不是？假使我真心對蘇依的時候，並不壞，假使她甚至妒忌牆壁，妒忌身上有牛乳味兒的鄉下的亞弗洛斯卡或是別的女人……

特立可夫 你扯到那兒去了！並沒有說到這一層……你說她要同你到莫斯科去；很好，可是爲什麼不同我去？

斯勒德納夫 哈！哈！哈！爲什麼不同他去！說得真妙！要是你歡喜的話，還可以把阿希泊也給扯進來？哈！哈！哈！（特立可夫做出忍不住的姿勢）老兄，你又不相信，你又錯了。

幹嗎你不明白呢？對不起……也許……你是在妒忌我麼？

特立可夫 哦，你倒是沒有危險。

斯勒德納夫 我……我……當然……可是你知道普式庚怎麼說？

有時候……蒼蒼的白髮，

在幻想美麗的時候，

裏面有狂熱的幻夢！

哦，可是，終久，老兄，最重要的是經驗，（少校笑着對他揮手）可是……可是，我是你的朋友……就是這麼着。

特立可夫 朋友也好，吊膀子的老手也好，在我都一樣。既然她這樣熱心想去，那麼同她去得了。

斯勒德納夫 這樣地熱心想去！……不，原諒我，可是你真是一個十足的古董。你決不會懂得年青力強是什麼，渴望一切知識是什麼……你要你的妻子，一個年輕的女子，像你的阿希泊那樣伴在你的身邊……我真不知道爲什麼！

特立可夫（站起來）哦，我什麼東西都不要！去罷！

斯勒德納夫 不錯，可是……老兄，這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安排得這麼糟糕，第一着你的口袋先要得裝滿鈔票，假使是空空如也的話……

特立可夫 換句話說，你想要用我的錢到各處去旅行？

斯勒德納夫 ……哦，那兒的話！你確實使我生氣……瑪克沁·賈委里洛維奇，你怎麼會

這樣的實利主義！

特立可夫 可是，難道你不要我把錢給你麼？

斯勒德納夫 錢？你知道，我的朋友，我自己會設法找去。我剛才去看過卡里金，那位大財主。我對他說把我的磨坊賣給他。

特立可夫 他怎麼說呢？

斯勒德納夫 哦，你知道這些做買賣的是怎樣的人……他們要賺百分之百的利益。他問：你的磨坊對我有什麼用呢？你那水溝裏的水就是讓母雞游過還嫌不夠。你想想！

特立可夫 噯，他說的倒是實在的話。

斯勒德納夫 怎麼，怎麼，老天爺！既然我在我自己的池塘裏洗澡，那麼這句話怎麼會是實在的，況且他又說出那個母雞的比方來！

特立可夫 所以，我得要借錢給你麼？

斯勒德納夫 作為借款好啦，當然……對啦，瑪克沁·賈委里洛維奇，你幫我的忙可大着呢，真的。

特立可夫 好罷。弗妮亞·伊格勒芙娜到莫斯科去旅行需要很大一筆款子麼？

第九場

(同上，弗妮亞在最後一句話說出時登場。)

弗妮亞 一個子兒也不要。

斯勒德納夫 不——要——麼？

特立可夫 弗妮亞，爲什麼不要呢？……我願意……寒基·蒂米特力維奇說……你要到莫斯

[科去……我預備……挺高興……把這筆錢給你……]

弗妮亞 我不要你的錢。我自己有的是。

特立可夫 爲什麼要用你自己的呢？……你那兒有錢？你使我不高興。

斯勒德納夫 好極了，瑪克沁·賈委里洛維奇，好極了。弗妮亞·伊格勒芙娜，你不應該

拒絕……這確是使人不高興的事情。

弗妮亞 一點兒也不。我有錢；我爲什麼要受人家的錢呢？

特立可夫 你有多少錢？

弗妮亞 不多。我的乾老子給我的，在銀行裏。

特立可夫 好罷，你歡喜怎麼樣就怎麼樣……我非常歡喜聽你這麼說。可是你以前爲什麼不告訴我？比如說，格里沙一個人去，……爲什麼你們不一塊兒走呢？

弗妮亞 你的格里沙是一個討厭的人，一個怪討厭的人。我要是不和寒基·蒂米特力維奇一塊兒去，那我就一個人去。

斯勒德納夫 爲什麼一個人去！同我去，同我去……甚至於現在就去，（找他的帽子）我已安排好了，什麼事也都……只要你說一句話，不僅是到莫斯科去，就是到全世界去也成。

（吻她的雙手）……嘻嘻，嘻嘻……還有什麼，我真快活極了！瑪克沁·賈委里洛維奇，再會罷，我的好朋友……謝謝你！（含有深意地握他的手）你知道，一有機會我就會……

特立可夫 好罷……好罷！

斯勒德納夫 再會。我要飛了！（很快地到門那邊去，可是在門限上轉過身來。）你只要想想，蘇依……不，只要想想我們快要遊遍莫斯科，哈，哈，哈，哈！（下場。）

第十場

（特立可夫和弗妮亞。）

特立可夫 弗妮亞，你爲什麼不肯拿錢？（拿住她的手；她把手縮開，轉身要走。）

弗妮亞 我把原因對你說過了。

特立可夫 怎麼你會忽然地……決定要去！去，儘管去！（走近）我不反對，去好了。你知道，我準備替你把什麼事情都給辦好。（又拿住她的手，她又把手縮開）……可是你……

弗妮亞（譏刺地）爲了要報答你，我定得對你溫存麼？

特立可夫 可是真的，弗妮亞，一點兒也不能怪我……也許完全不能怪我。你記得麼，（憤怒地）我今天把那個可惡的話匣子給趕出去！（用先前的語調）我只是問你。（走近）這算是一個大過失麼？

弗妮亞 不用說怪不怪，總之，我憎恨你，瑪克沁·賈委里洛維奇。這是我的天性。這一層你並沒有看透。至於將來呢，我們再看吧。也許我會重新回到你這兒來。（惡意地笑了）一笑後走開。）

特立可夫 哦！「要忍耐！」（坐下來）斯勒德納夫也許說得不錯；女人歡喜你跟着她的音樂跳舞。總而言之，照你自己的意思做是不成的，那只會叫你吃虧。讓她去吧，讓她去吧。（反省地）阿希泊！

第十一場

(特立可夫和阿希泊。)

阿希泊 老爺，什麼事？

特立可夫 我的煙斗！(阿希泊把他的長煙斗遞給他，還給他一張燃旺了的紙捲去點烟斗。走向門去。)

你在這兒麼？

阿希泊 難道你叫我走嗎？

特立可夫 別走開，你這該死的東西！

阿希泊 謝謝你這麼稱呼我。

特立可夫 (沉默了一回兒以後，沒有望阿希泊一眼。) 太太要到莫斯科去了。

阿希泊 是麼？

特立可夫 嚶，既然她在準備，你……

阿希泊 那麼，怎麼樣？

特立可夫 哦，老天爺，她在準備，就是這麼着。這是多荒唐的說話啊！

阿希泊 哼！（含有深意）好呀，讓她去得了，讓她去得了，答應她呀。

特立可夫 你是一個傻瓜！難道我在徵求你的意見麼？（站起來）你這壞東西，看見她走你會覺得快活，快活！

阿希泊 噢，你爲什麼罵我？

特立可夫 哦，少開口！

阿希泊 噓！

特立可夫 快活。

阿希泊 把你弄走了，她也快活！

特立可夫 滾出去！（阿希泊跳在一旁）你這沒有禮貌的畜生！（坐下來抽煙）阿希泊！

阿希泊 （在門邊出現）老爺，什麼事？

特立可夫 哦，到太太那兒去。她在準備動身，也許你可以幫她一點兒忙……

阿希泊 我不知道怎樣燙裙子。（離開。）

特立可夫 等一等！我對你說，你這話匣子，問問她有什麼吩咐沒有？她什麼時候走，怎樣走。

阿希泊 這得要你自己去問。

特立可夫 哦，給我滾出去！（頓腳）你要是這樣胡來的話，那你給我滾出去！

阿希泊 可是老爺，你挺不……

特立可夫 什麼？

阿希泊 你知道是什麼。假使弄到這樣的地步，「少校夫人」要走，那我也要走！真的，這是一種什麼態度！流氓，畜生，傻瓜，呆子！吓！我要走，你可以一個人就在這兒吹吹叫鞭。

特立可夫 （向他揮拳）我要……我要……滾開！（向左邊下場。）

阿希泊 對啦！你瞧他這付樣子！現在他上到處亂跑去了；這是咱們的老規矩；咱們做了傻事的時候，咱們馬上就把帽子向腦袋後面一戴，到處去亂跑一頓，把咱們的傻勁兒跑個完。他一直要跑到晚上才肯干休。

第十二場

（開頭是阿希泊，卡里金和弗妮亞。）

卡里金 斯勒德納夫在這兒麼？

阿希泊 沒有，他走了。

卡里金 瑪克沁·賈委里洛維奇在家麼？

阿希泊 他上外邊溜躑去了。「少校夫人」在家。哼！（退場。）

卡里金 我有一件事情。

弗妮亞 （從左邊登場，皺眉）你麼？

卡里金 （用低聲說，眼睛望着地）是的，我……

弗妮亞 噯，那樣鬧過了以後，你還好意思到這兒來，那你的臉皮才叫厚呢。（想要走。）

卡里金 弗妮亞·伊格勒芙娜，等一等。你先別走。讓我把這經過的情形告訴你……（弗妮亞

在門邊停住。）斯勒德納夫先生剛才到我那兒去看我。

弗妮亞 他想要向你借錢麼？

卡里金 你猜着了。

弗妮亞 哦，這個塞基·蒂米特力維奇，他算是一個什麼人呀！

卡里金 他忽然想到了要到莫斯科去，他就釘着要我把錢給他；他叫我買下他那座不三不四

的小磨坊，只要給他錢就行了。我瞧瞧他，看出他完全失魂落魄了。我打發開了他。可是他走的時候，他脫口說出他不是一個人去，倒是同你……因為你要跟着格里哥利·比得羅維奇到莫斯科去。

弗妮亞 格里哥利·比得羅維奇與我什麼相干！

卡里金 你丈夫的姪兒，暫時……他到那兒去做什麼，我不知道。

弗妮亞 原來你是爲了這件事情來的……（要離開。）

卡里金 不要走，讓我講完。可是，我就想，假使是這樣，假使弗妮亞要走了而且你需要旅費的話，塞基·蒂米特力維奇，你要多少錢就拿多少錢罷。所以我拿錢數了一數，而且把這筆錢帶來了，（拿出一捲鈔票）就在這兒。（把錢給她）你不收麼？

弗妮亞 塞基·蒂米特力維奇決不能用你的錢同我一塊兒去。

卡里金（旁白）我知道你不會拿的。（高聲向她說）隨你的便。（把錢放好）讓他到瑪克沁·賈委里洛維奇那兒去。他自己錢也不夠……可是從前有一個時候……他忘記了自己的經濟狀況。爲了你的緣故我要……

弗妮亞 真是一個好人！他不僅是答應我去，而且甚至於拿錢給我，哈，哈，哈！

卡里金 假使你的丈夫答應了，我對這事情有什麼好說的呢？你爲什麼不離開我們？這兒有什麼呢？都是渺小不足道的人。比如拿劉巴雲來說——他只是一頭小牛罷了；要不然，就拿我們的寒基·蒂米特力維奇來說，他是一個滿嘴流涎的傻瓜，比一隻老麻雀稍微好一點兒；要不然，就說我自己，並不比有刺的毛栗子好多少。可是，你在莫斯科會找到什麼？在那兒你可以對誰都施用你的魔力。在那兒你會引起這樣的哄動，使人家的眼睛發花，使你自己的腦袋發昏。我們只看到一個從城裏來的人，在人數不多的我們中間，把一個水妖也給迷住了。

弗妮亞（不快）你講完了麼？

卡里金 關於你的話講完了，關於我自己的話可還沒有講完。弗妮亞·伊格勒芙娜，別生我的氣。爲什麼要爲了過去而自完結了的事情來爭吵呢？我們也許決不會再見面了。

弗妮亞 哦，我要哭了！

卡里金 不要譏笑，不要譏笑！用一點兒憐憫的眼光來瞧瞧我罷。弗妮亞·伊格勒芙娜，你想想我受到了多大的痛苦，結果在你的眼中只變成了有刺的毛栗子罷了。你對我的家庭十分冷酷，你把我的靈魂吃光喝盡，她們爲你也深深地受到痛苦。不用說到你的丈

夫，自從老馬克沁·賈委里洛維奇那麼大量地答應你離開之後，他是什麼也沒有了。

弗妮亞 你不走麼？哼！哦，安得里呀，我真不應該聽你說話。你瞧，現在我變得更心軟了，我聽你的話，也許我可憐你。

卡里金 你可憐我！假使我因注意着你和瓦爾金而忍受的一切，在我心中煎熬着的一切，假使我爲巴莎所受的一切痛苦，假使只有一個巫婆能引起一切的苦楚和羞辱，在我心中昇起來而且像霧一樣在你眼前瀾漫的時候，你……你會可憐我，還會和我一塊走，跟從你自己的，追尋你自己的……哈，哈！可是，弗妮亞，來吧……只要說一聲再會，對我說一聲再會，像我要求你的那麼。我所要求的並不多。你記得，在那楊柳樹下……

弗妮亞 在我擁抱你的地方麼？

卡里金 只要我活着，那地方在我不會忘却的。我會記着……我要求你到那兒去和我告別。

弗妮亞 還有……還有……你想要什麼？

卡里金 那……那要看你，看你自己的興緻，弗妮亞·伊格勒芙娜。只是不要拒絕，來吧。

在你走的前一天，來向我家裏的人告別……天知道你們什麼時候再會見面！然後，——

在那楊柳樹下。我只有這個要求。不要拒絕！（弗妮亞沉默着）也許你害怕嗎？

弗妮亞 我？有什麼我好怕的呢？我答應來；現在更心軟了。你等着我好了。

卡里金（很艱難地控制他的情緒）你真心答應嗎？

弗妮亞 我說我會來，並不是別人說的！也許你要我在這兒擁抱你，（將要張開手臂）不……還是
是在楊柳樹下好。（下場。）

卡里金 哼，你把我磨折到最後的地步了。在這裏，（抽搖地摸自己的胸膛）我覺得有什麼在煎熬着我，像一塊石頭似地沉重。現在只有一件事情！弗妮亞·伊格勒芙娜，就是到那個地方去向你告別，你曾在那兒和我親嘴，使我充滿了痛苦，可是你不把它當一回事；還要到那個池邊去，你在那兒曾和瓦爾金一同搖船，你嚇唬他要把他浸死，然後像一個水妖那樣地把你的頭髮摔在後面，你說水妖怎樣親嘴……好，來吧，（下場。）

——幕——

第五幕

(佈景：在後邊是一座傾斜的土墩，一座穀倉靠到右邊直立於土墩上，四周散放着幾個車輪，在水閘這邊的樹木把穀倉一部分遮去。靠到左邊，柳樹垂在小池的上面。在穀倉後面的遠處，有一座墳露出頂來。)

第一場

(普羅夫和伊凡，坐在底下的石頭上。)

伊凡 爺爺，他們最近對我說，在晚上，有裝滿錢的小木桶老是從韃靼人的墳墓裏滾出來。

普羅夫 什麼錢？

伊凡 還不是韃靼錢。老李鳳這麼說的。他說，一有災難發生的時候，那墳墓裏總有叮叮噠噠的聲音發出來，木桶也一隻隻地朝外滾。

普羅夫 怎麼樣？

伊凡 怎麼樣，至少有二十隻桶整排地滾出來，裝滿着錢。那些桶停在那兒，然後再向前滾。骨頭格格地響着，整個的土墩上舖滿着那些東西，閃閃地發出白光。他們的頭顱沒有眼睛，腦袋上戴着韃靼人的盔帽，你能够數出他們的肋骨，——總而言之，這是「死神」。爺爺，他們噉哩啞啦地，啞啦啞啦地磨牙切齒！真可怕！可是雄雞一啼的時候，他們又叮叮噹噹地響起來，那些骨頭就立刻飛散，那些桶又並排地滾着回去。你再三瞧瞧，那兒什麼也沒有。那墳塚的樣子就像現在從這磨坊看去的一般。

普羅夫 老李鳳要是少喝了一點兒酒的話，我的孩子，那你這回兒就不會把這些胡言亂語重說一遍了。

伊凡 不光是李鳳瞧見，就是別人也瞧見，爺爺，他還說這兒藏着一個金銀窖，一個極大的金銀窖。

普羅夫 這有什麼好奇怪的呢；他們瞞住韃靼人把錢給藏起來。伊凡，你得去掘一掘。

伊凡 嗨！我真想這樣幹，可是你知道，爺爺，這些錢藏起來的時候是說過咒語的！

普羅夫 不錯，我的朋友；這咒語真不好了！你聽着；我要把這金銀窖的事情告訴你。我在夏天到某補去的時候，他們指給我某一個地方，——一片荒野，草長得高高的；彎

曲的山楂樹在那兒生長，你連一點兒人跡也看不着。可是在古時候，那地方上的人煙稠密，真像一座蟻塚一樣，不時有人來來往往。據說住在那兒的最後一個人是一個非常有錢的王子。他是那麼有錢，那麼殘酷，他用錢買下了那麼多的人血，他像珍珠一樣把眼淚穿成了一條線，他積起了像皇帝一樣的財富。人民都死亡了，王子的錢櫃却變得滿滿的了。當一只錢櫃給裝滿了的時候，他就把它埋到地底下去。什麼人都死了，所有的錢櫃也都埋到地底下去了，只有一隻留着。王子把這隻錢櫃打開，從裏頭發出一陣吼叫，哭聲和磨牙切齒的聲音！那王子看見前面閃出一道白光，他就立刻倒在那隻箱子裏。他一倒進去的時候，那箱蓋就把他給蓋住了，這只箱子自動地走到地底下去，排在其他的箱子傍邊。從那時候到現在幾百年過去了。那王子仍舊活着躺在那隻錢櫃裏，非等到他把埋在他錢櫃裏的所有人民的痛苦的罪孽給贖回去的時候，他決死不了。你要尋金銀窖——去把那王子掘起來吧！

第二場

（同上，卡里金從小池的左邊走出來。）

卡里金 嗨，他們坐在這兒多舒服呀！

伊凡（直跳起來）哦，你嚇我一跳！（普羅夫慢慢地站起來。）

卡里金 普羅夫，到村裏李鳳·拉金那兒去，叫他明天一定把他在夏天向我借的那廿二斤穀子送來。對他說正是正經人決沒有借了東西不還的，再對他說安得里·費拉特羅維奇不能再等了。

普羅夫（退場）李鳳，現在你有韃韃錢櫃了！

卡里金 伊凡，你騎那匹棗紅馬到維諾格洛勃的箍桶匠克洛克那兒去，問他是不是很快就可
以把幾隻斗給我？我是喜歡隨便說話的。叫他酒店裏少去去；喝了酒不會飛的。（伊凡動
身要走）聽着！（他停步）不要愛惜馬；這就去，要不然，你明兒也回不了。

伊凡 怎麼？老爺，我立刻就去，我一回來就會用水去洗那匹棗紅馬。

卡里金 行！

伊凡 我可真要發瘋！（退場。）

第三場

卡里金 天漸漸黑了；太陽快要下山了！（向左邊看）黑得看不出來。這樣心急如火的等待，我真受不了。我覺得我腳底下的土地在發燒……我覺得悶死了！在柳樹底下你的接吻使我燃燒，使我的血變成火，這是長久以前的事了。哦，格里哥利·比得羅維奇，你就在這兒並沒有給我們好處。雖然我因為你而感受痛苦，我還是忍受着。噯，她自由了，她離開了我，可是她就在我可以看到她的地方。她扔掉她的丈夫像扔掉一隻破鞋似的，可是沒有機會，雖然她不爲我所有，但是她也不屬於任何人。我本來可以看住她，像一個從來沒有這樣看住自己妻子的丈夫那樣看住她！……可是格里哥利·比得羅維奇，你來了，你不接受任何的好意，可是你把什麼都給帶走了！（又向左邊望）她還沒有來！弗妮亞·伊格勒芙娜，只要你不曾打定主意離開我就行了！哦，那時候呀！唉，我覺得悶極了！這是決不會有的事！她來看過我家裏的人，我親眼看見她！（解鬆他的硬領）我心裏好像有火在燃燒着一樣！（他頹然倒在草地上，用雙手遮住他的臉孔。）

第四場

（卡里金和弗妮亞。）

（她慢慢地走到草地上來站在楊柳樹下面。）

弗妮亞 噯，我來了，你瞧！

卡里金 （直跳起來）你來了！

弗妮亞 （快活地）對啦！

卡里金 （差不多窒塞住了）你來了，——來告別麼？

弗妮亞 我答應了來，我就來。

卡里金 來告別麼？

弗妮亞 怎麼啦？噢，是的，是的，今天你說來說去只有這一句話。

卡里金 到莫斯科去麼？——你要去麼？……明天？

弗妮亞 不錯，明天。

卡里金 （用懇求的聲調）弗妮亞，不要去！我知道這原因……算了吧……算了吧！不要去！

弗妮亞 哼！你自己安排叫我走的……你帶錢給我……你在想什麼？難道你不認識我麼？我

一打定了主意的時候，我是決不取消的。這是你向來知道的。

卡里金 哦，看老天爺的面，不要去！改變改變你的主意吧！

弗妮亞 安得里，你的話是白說的。

瓦爾金 那末，既然這樣，既然不能把你挽回過來，那我就對你說罷，我們一塊兒去吧！

弗妮亞 你家裏更需要你。

瓦爾金 聽着！我要拋棄一切！我的妻子，我的家庭，我的事業，——一切！把巴莎扔開在

我並不是一件輕易的事情。我的良心會責罰我！可是我要抹殺我的良心，我要把我自己整個地交給你；在我的思想裏，在我的靈魂裏只有一個你！

弗妮亞 正是這樣！現在你會懂得，當我說我們要把一根鏈條套在一個人身上，並且使他在

一個女人面前跳舞的時候，我是指誰說的了。可是這玩意兒我不在乎，安得里！你會親口這樣問我，「不論我用得着還是用不着你，帶我走吧！」可是你真以為我用得着你麼？哈，哈！你也願意拋棄巴莎麼？你在說着玩兒！要是我讓你這麼做的話，那你就真會變成我所說的那有刺毛的栗子了；你就會套上你的鏈索，讓我隨我的意思拖你那兒就到那兒，而且你再不能擺脫你的枷鎖，可憐的東西！這當然是怪好玩兒的！可是……再會吧！你聽見麼？我在楊柳樹下面說再會；我並沒有失去我的勇氣。（指楊柳樹）這顆樹看起來熟悉麼？這不是普通的地方；「充滿了回憶」，唔？好……再會吧！

瓦爾金（臉色發青；用一個窒塞的聲音說）等一等！（抓住她的手臂，把她拖到身邊。）這地方充滿了回憶……非常……非常……而且現在你再也不能同他到莫斯科去了……（突然把她抓住在手臂中）你到瓦爾金那兒也去不成了！

弗妮亞（吃驚）你在做什麼？放手，放手，我說！

卡里金 不能到瓦爾金那兒去，也不能到任何人那兒去！你是一個水妖……你回到水裏頭去吧！（把她從草原上拋到池裏去。撲通一聲。）

弗妮亞 哦！救命呀！救命呀！

第五場

（卡里金，弗妮亞和巴莎。）

巴莎（吃驚地從左邊奔跑到草原上來）什麼事？（望着池塘，怔住了。）弗妮亞！

弗妮亞 哦……救……命！

巴莎 安得里……你……

卡里金 我。

巴莎（發狂地用手抓頭）哦，天呀！記着！跳到水裏頭去，救救她！她會淹死！她不會溺水！

……救救她！（安得里依然沉默，凝視着池塘。）哦，天呀，這做什麼！（從草原上跑到穀倉去）

普羅夫！伊凡！

卡里金 都給我打發開了，沒有一個人。

巴莎 哦，多麼不幸！（倒在她丈夫的腳前）安得里沙，寶貝，看我的份上，救救她吧！

瓦爾金（仍舊凝視着池塘）她把兩隻手伸起來了，——她在掙扎……

巴莎（一躍而起）那末我自己去！（想要躍入水中，安得里抓住她。）放我去，看老天爺的面，放

我去！（想法揮脫開去）我會溺水，我要拖她起來！放我去！（在徒然的努力之後）哦，——

哦，哦！

卡里金 在泛水泡了。完了。（他把她的妻子放走，垂下自己的頭來。）

巴莎（靠住他）我的丈夫，你幹的是什麼呀！哦，哦，哦！

卡里金（左右搖擺了一下，從他的妻子背邊過去。用一個低沉，發抖的聲音說）我受不了，巴莎：

我毀了……你和我自己……請寬恕我吧！

巴莎 唉，安得里沙！（伏在他的胸前咽泣）

——幕——全劇完

關於 I·斯華金斯基

I·斯華金斯基現在是一個八十多歲的老翁，雖然他不爲說英語的人所知道，可是在他自己的國度裏，曾多年地佔有一個卓越而無比的地位。

很少俄羅斯的戲劇家，在俄羅斯的舞台上博得斯華金斯基所獲得的聲譽。在一八八八年和一九〇五年之間，沒有編劇家曾經這麼風行過。他的巫女，他的少校夫人，他的兩個命運（一個得獎的作品），和生命之疑問都得到一個差不多空前的成功。

斯華金斯基的劇本所以能連續不斷的演出，是有幾個確定的原因的；由於他能澈底地理解俄羅斯人的心理，像柴霍夫所理解的那麼利銳和精細；由於他那巧妙的和戲劇的結構；尤其是由於他賦有在多數俄羅斯戲劇家中那稀有的本質，那控制行動的力量。冗長的說話，猶疑不定的心境，以及戲劇動作的絕少，長久以來曾使俄羅斯編劇家們的作品受到損失，要是從戲劇的觀點正確地批評起來的話。可是斯華金斯基是一個傑出的戲劇家。

在少校夫人裏頭，斯華金斯基描寫俄羅斯鄉村的生活；描寫他所熟習的地主和單純的農

民的生活。我們只要讀一讀少校夫人，就會相信這是實在的了。斯華金斯基所提出的每個典型，正如聖·佩孚所說的那麼，都是強烈而確切地給刻劃出來的，單純而複雜的，澈底地個人主義的，有顯然的國民性和俄羅斯風的。充滿着生命和現實的行動（那有精深的心理的行動），那快要接近悲劇感的憂鬱常被豐富的幽默給減輕了。可是，在本質上，這是一個悲劇，像一個希臘的命運悲劇那麼終結，那麼不可逃避，同時這又是不可避免地趨向滅亡的行動的結果。就在那氣霧中，也有一種悲劇的感覺，正好像瓦爾金所說：『真有大雨欲來風滿樓之概。』

可是它不僅是一個悲劇。

那多情的年青的劉巴雲和他那饒舌的，心煩意亂的母親；那破產的地主，斯勒德納夫；那少校，在他完全對一種情慾表示屈服下，他是一個悲劇的人物，就像莫里哀的劇本中的任何悲劇的人物一樣；阿希泊，那虔誠的，說老實話的男傭人；弗妮亞像一條蛇似地爬到他的靈魂裏去的卡里金；弗妮亞本人，當她完全非意識地和斯勒德納夫以及卡里金在死的舞蹈中跳舞的時候，她就像是一種自然的力量……這些人物在讀者的心上留下了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

而且它裏邊還有美。卡里金的妻子，那愛自己的丈夫，心痛，像獵狗一樣忠心的巴莎，有時候達到一個有耐心的格利瑟爾達的崇高的絕境。還有普羅夫·那個年老髮白的香客，那倦怠了的香客而又是哲學家的他已經學到了絕念的功課，學到了所有那美妙的基督教似的謙遜，學到了所有斯拉夫民族所發覺的本質的神祕。

可是，在處理愛情的題旨上，斯華金斯基是超越的，強橫的弗妮亞，在使她任性的瘋狂中，差不多是象徵的；照她的本性，她是悲劇的，而且她使悲劇接踵而至。

美國 F·H·斯諾和 B·M·米柯太一九一七

